

中日戰爭與太平洋問題

戰時綜合叢書第三輯



執 筆 者

湯吉禾
 龍大均
 黃浩然
 蔣學楷
 余維炯
 陳鍾治
 曹月樵

獨立出版社印行

MB
K265.06
297

戰時綜合叢書第三輯

戰時綜合叢書第三輯例言

一、本叢書第一二輯出版以來，備受各方歡迎，茲為供應需要起見，續編第三輯。
二、本叢書編輯主旨，在闡揚抗戰建國理論，研究戰時實際問題，激發民族獨立精神，並供從事訓練及宣傳工作人員之參考。

三、本叢書包括抗戰重要文獻，舉凡黨的問題，建國問題，戰時政治問題，軍事問題，國防經濟問題，青年自修問題，宣傳問題，難民問題，傷兵問題，以及抗戰中敵人動態等，均以實際材料為主。

四、本叢書第三輯計下列二十種：

- (一) 領袖抗戰言論續集
- (二) 民主黨青年團
- (三) 國民參政會
- (四) 地方自治與保甲制度
- (五) 抗戰與婦女
- (六) 抗戰與華僑
- (七) 抗戰中社會問題
- (八) 戰時工業問題



- (九) 戰時糧食問題
 - (十) 抗戰與兵役
 - (十一) 軍隊政治工作
 - (十二) 中日戰爭與太平洋問題
 - (十三) 中日戰爭中的日本政治
 - (十四) 國際正義之聲
 - (十五) 戰時文化論
 - (十六) 關於黨派問題
 - (十七) 抗戰與藝術
 - (十八) 中原會戰之前後
 - (十九) 戰地寒集
 - (二十) 抗戰文藝選
- 五、本叢書所輯文字，對於理論與其體方案務求兼顧，俱不流於空言無補之弊。
- 六、本叢書各冊內容依照理論體系，絕無重複矛盾之弊，且隨手據拾彙成冊者絕對不同。
- 七、本叢書所輯文字，文筆務求通順流暢，力避冗長晦澀及意譯不正確者。
- 八、本叢書每冊各附導言或編後記，並各附以前論大綱，以便各訓練班或小組討論會之應用。

目次

弁言	1
第一章 緒論	2
第二章 論太平洋問題	2
一 太平洋形勢的鳥瞰	2
二 蒙受之禍的日本	7
第三章 中日戰爭中之太平洋局勢	7
一 日本與英國	7
二 太平洋之緊張形勢	12
第四章 美國與太平洋	12
一 最近的三要求	12
二 退出遠東	12

第四章

英國與太平洋

- 一 單獨的保護遠東利益
- 二 合作的保護遠東利益
- 三 英國太平洋利益之危機
- 四 日本對於英國在華商務利益之排斥
- 五 英國遠東之政治勢力乃以太平洋既得利益為基礎
- 六 英國在南洋香港勢力之減弱
- 七 結論

21

第五章

法國與太平洋

- 一 法國之太平洋利益
- 二 中法關係之密切
- 三 法國太平洋利益之危機
- 四 中日戰爭與安南
- 五 法國對於太平洋問題的政策

29

第六章

蘇聯與中日戰爭

37

一 前言

二 蘇聯援華制日的必要

三 我們對蘇聯的期望

第七章 英美協調與太平洋前途

一 英美協調的回顧

二 英美協調的因素

三 「九一八」事變後的英美關係

四 英美協調的障礙

五 英美協調的前途

41

第八章 遠東問題之趨勢

一 前言

二 遠東問題解決之途徑

三 我們應如何應付遠東問題

52

討論大綱

61



言

太平洋問題，可以說是遠東問題，它是一個極嚴重的國際問題，國際間對於這個問題，幾十年來都得不到解決。

不幸得很，這個問題的主要對象，就是我們中國。

我國現在的抗戰，正是解決太平洋問題的序幕。這個戰爭，現已至於不能自動結束的形勢。但是世界上未有不結束之戰爭，現在的問題就在怎樣結束這次中日戰爭，而使太平洋問題的解決。

所謂太平洋問題的解決，就我國立場言，是要使我國富強，擺脫前此一切的束縛，恢復我們過去的繁榮。此與歐美列強認保障在華既得利益及重建遠東均勢為解決太平洋問題者，顯然不同。這是我們應該注意的。

所以我們現在不僅要明瞭太平洋問題的癥結所在，同時對於因現在中日戰爭而使太平洋問題所起之變化以及列強對於這個問題的政策，尤應加以精密的研究，以決定我們的對策。本書對於這些問題，均有詳細的說明，是供國人之研究與參考。

編者

第一章 緒論

一 何謂太平洋問題

太平洋問題就是中國問題，太平洋問題可以分開兩方面來觀察：從廣義上講，太平洋問題就是世界問題，在這問題內包含著新興的日本，金融霸主美國，海上皇后的英國，雄踞歐洲大陸的法國，社會主義的蘇俄，以及正在努力掙扎的中國，此外德國、荷蘭、葡萄牙及太平洋沿岸的諸小國，無不直接或間接的與本問題發生關係，太平洋的成爲世界問題，自屬毫無疑義。從狹義上講，太平洋問題就是中國問題；在上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歐洲的富源已開發待盡，歐洲的政治勢力膨脹已到極度，歐洲的領域也已判若鴻溝。惟有遠東的中國她還在半獨立的姿態下，有無盡的能力，有廣袤的土地，更有豐富的寶藏，直到現在她仍然是一個未決而待決的國家，因此列強的眼光都不約而同的集中到她的頭上來。所以說，太平洋問題也就是中國問題。

太平洋問題的癆結：准列強以宰制中國爲對象的太平洋問題，因範圍的廣狹；勢力的錯綜，問題的本身實至爲複雜。在理論上觀察：太平洋問題包含了民族主義，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鬥爭。在人種上觀察，包含了白種人和黃種人的鬥爭，在實質觀察：則又包含了經濟的鬥爭，政治的鬥爭，以及軍備的鬥爭，但是在上述的許許多多問題裏，民族主義，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鬥爭，雖然沒有顯著一致的鴻溝，即白種人和黃種人的鬥爭，也因爲利害的異同不能站在一條戰線上。至於經濟市場的鬥爭，誰也不能取得獨占，政治領域的擴大，誰也無把握，軍備噸位的競爭，誰也不能壓倒誰，因此欲得本問題的解決，實在是非常的困難，不過問題的癆結，第一要於中國能否產生統一的強有力的政府，來解除自

身的桎梏；其次在於日本能否放棄他的大陸政策，另謀大和民族的出路；再次在於列強能否放棄其野心，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在五惠的原則下互謀遠東的和平。總之太平洋問題如不能向這三方面邁進，則大戰的爆發，遲早是必然的。

太平洋問題的趨勢：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奪取我國的遼、吉、黑、熱四省，並進而製造偽國消滅義軍，從事大規模的移民，以樹植大陸政策的基礎，此後前可以進，退可以守，不僅是我國有族滅的可能，就是關係的列強，也因此相互地警戒着。九一八後美國的一再申斥日本，並堅決聲明「……美國政府根據尊重中國主權獨立，及領土、行政之完整，門戶開放之國際政策，不能容認侵害美國或美國人條約上之權利，一切狀況之合法性。……又中日兩國若用違反非戰公約所定約束及義務之手段，所成立之一切狀態、條約或協定，美國亦概不承認……」，她的原因就在於此。此外蘇俄在我國的西北，英國的在康藏，法國的在雲桂，無不蠢蠢欲動；最後國聯的否認德國，技術合作，他們的原因也在於此，至於我國朝野，雖暫為暴力所屈服，惟移胸中的鬱積，復仇的情緒，而從事於修明內政，訂睦邦交，乘機觀變，與抵抗和報復的準備。

去年日本又發動了蘆溝橋事件，我國政府被迫到最後關頭，不得不起而從事於保衛民族的抗戰。因此各國在太平洋上的情形，亦突趨緊張，而為國人深切注意了。

二 太平洋形勢的鳥瞰

太平洋問題的嚴重與險惡，三十年前美總統羅斯福早已預言過，上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美總統威爾遜又作同樣的預言說：「今後世界的重心將由大西洋移到太平洋，下一次的世界大戰當在遠東爆發」。一九二一——二二年華盛頓會議的結果，山雨欲來的太平洋，在列強的均勢政策底下，很勉強、

很幸運地維持了十年。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後，東方巴爾幹的滿洲，很迅速地爲日本的暴力所壟奪，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已經燃着了，大戰的爆發，至此已日趨於熱。我們如把太平洋的地圖拿來一檢閱，則此種劍拔弩張的形勢，就可以立刻顯現於紙上。

太平洋的形勢爲亞、澳、美三洲所形成，她的北邊，俄屬的邊海洲和美屬的阿拉斯加，僅僅是祇有一帶之隔。蘇俄的邊海洲，由白林海峽經白林海，堪察加海，鄂烈次克海，韃靼海峽，日本海，到我國的吉林和日本的朝鮮相鄰接。我們從地理上觀察，在太平洋大戰的時候，至少在中、日兩國，蘇俄確有舉足重輕的可能。在太平洋西邊的中國，她居於氣候最溫和，和物產最豐富的亞洲大陸，她從遼東半島經渤海，黃海，東海，南海，瓊州海峽，直至於北海，在地理的形勢上講，她無疑的可以成爲亞洲的盟主，與遙遙對立的美國，在太平洋上平分秋色。太平洋最令人矚目的是日本，她僻處在亞洲的一邊，由九州、四國、本州、北海四島所構成，領有千島羣島，庫頁島的南部，朝鮮半島，琉球，澎湖，臺灣，加洛林，馬紹爾諸島，在地理上觀察，她無疑地可以成爲一個大海軍國，可惜因物資的制限，致使她無形中變成了一個海盜國。沿中國的北海再南向，便是法屬的安南和暹羅，安南的西貢，法國頗有規模宏大的軍港，她的野心確是不小；暹羅則正在努力掙扎的途上。暹羅的南邊，便是英屬的馬來半島，婆羅洲，以及英國太平洋軍事的和經濟的中心新加坡。在馬來半島的東南，是荷蘭統轄下的東印度羣島，她的廣袤當不在日本之下，資源則有過之而無不及，不過到現在還沒有完全開拓。東印度的東南，是英國的澳洲，新西蘭，以及英領太平洋羣島，英國正在從事於軍備的擴充，經濟的開拓，無疑的將在太平洋上佔據最重要的地位。由澳洲，新西蘭再東向就是汎亞美利加主義下的美洲。握有美洲領導勢力的是美國，她是當前金融的霸王，她是世界一等的海軍國，她握有大西洋和太平洋航路的樞紐，夏威夷羣島是她的太平洋軍事的中心，菲列賓是她遠東軍事的和經濟的中心，此外阿留安羣島，關島在太平洋的軍事

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宜乎在太平洋上，祇見的聲勢熾熾了。
我們如就地理的形勢來觀察，太平洋問題的複雜已經是這樣，下段我們將以日本為中心，敘述列強在太平洋上勾心鬥角的情形。

三 衆矢之的的日本

日本有人口八千餘萬，領土約佔我國十六分之一，人民好勇鬥狠，蠻野的風習，迄今還沒有根絕，她自明治維新以後，始創立大陸建國的政策，雲裳錦吞，先後佔領我國的琉球、朝鮮、臺灣、澎湖諸島。日俄戰爭以後，又伸進她的勢力於南滿，復於俄人的手中，剝奪我國的遼東。世界大戰的時候，她會借參戰的名義，佔領我國的青島和膠濟鐵路。蘇俄革命的時候，日本會出兵七萬餘人，希圖奪取俄國西伯利亞的領土。九一八事變後，日本更以超羣無比的手段，奪取我國的遼、吉、黑、熱四省，日本的野心，至此已日益顯露。至於日人侵略的目的，則為貫澈他們的大陸政策，大陸政策的內容：日本首相田中曾有這樣的解釋：「欲管理中國，必先擊碎美國，正如往昔日本不待不討俄作戰也。但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我國如能征服中國，則其餘亞洲各國與南洋各國，必懼而降服。然後世界各國，自然於東亞之屬我國，不敢侵犯我國之權利矣。此為明治天皇之計劃，其成功也，我國之生存繫焉。」

但是日本前此項政策，決不能得世界列強所容忍，九一八以後，美國會再三聲明，否認以武力所造成的事實。國際聯盟會也正式否認偽滿的存在，日本帝國主義者至此遂不得不退出國聯。可是退出國聯以後，美國對於國聯的協調，壓迫日本的活動，內用、出滿、石井這一輩策士，始終不能達到緩和或妥協的目的。英國自日本退出國聯以後，對於日本的壓迫，迄今一步一步地加緊，在東的經濟集團底

下，幾乎沒有一國不高築關稅壁壘，拒斷日貨的入口和傾銷的，日本的財閥和軍閥的衝突，受英國抵貨的影響，實在是非常重大。我們如共是說：美國是政治上反日的領導者；則英國應當是經濟上反日的領導者。現在美、英兩國因戰債問題和其他經濟上的關係，步調雖然是還沒有一致，可是對於日本併吞中國的反對，加們的意見並沒有多大的不同。太平洋上最值得我們注意的還有蘇俄，她的空軍和陸軍，最足以威脅日帝國主義者的存在。日本勢力的侵入北滿，蘇俄的利益首先受到打擊，日本的勢力如在滿洲一天一天的穩定和鞏固，則蘇俄在西伯利亞和遠東遼海州的領土，均有被日本奪取的可能，我們在蘇俄的態度，年來蘇俄對日態度的緩，急，柔，硬，已經是使日本嚴關的紳士們窮於應付了。最近因美俄關係的接近，蘇俄突然將日本駐滿大使和駐哈爾濱總領事的密電公佈以後，日本的陰謀，已為舉世所唾棄，日俄兩國的風雲，至此已愈加惡劣，日俄國交的前途，是絕對不能樂觀的。至於法國在太平洋的野心，因有德意兩國的掣肘，英國勢力的監視，法俄親善的確立，以及左派勢力的抬頭，對於日本的舉行，她決不至於助紂為虐，或者是採取單獨的行動。

我們綜合上述情形，足見太平洋的風雲，確有朝不及夕的徵象，但是這隱釀已久的大戰，為什麼現在還沒有爆發呢？其中的原因，講起來也非常複雜。第一、美國在沒有取得英國的一致以前，她的海軍沒有戰勝日本的可能。第二、英國在太平洋上的利益雖然非常廣大，但是在經濟的繁榮尚未恢復以前，各國一方面固然是反對日本勢力的膨脹，但在另一方面也不主張以戰爭來解決太平洋的糾紛。蘇俄的態度，在利用和平外交來樹立經濟的和國防的基礎，以及運用帝國主義者間的矛盾來促進她們的崩潰，當前的戰爭她是無意參加的。至於法國的勢力雖然是非常雄厚，但是她須就警戒德國和意大利，在太平洋她根本不能單獨行動。

在這樣的形勢底下，日本的軍閥才能很迅速的併吞我國的滿洲。可是日本的危機，現在也到處都潛伏着，美國造艦計劃的實施，美、英態度的接近，美、俄國交的進展，以及中、美、俄聯合的可能，日本的形勢至此已成爲衆矢之的。一九三五——三六年華盛頓條約和倫敦海軍公約先後均告期滿，退出國聯也在這一年發生效力，幣原說：「日本的併吞滿洲，無異於吞下一個炸彈」，這一個炸彈遲早要爆發的。

（摘自黃浩然：太平洋問題與中國）

第二章 中日戰爭中之太平洋局勢（附圖）

一、前言

試看太平洋的地圖：從北極到南極，差不多有九千英里長；從西雅圖到橫濱，差不多有四千九百英里闊，像這樣一個廣大的洋面，是難於克服的。這其間的島嶼，大小無慮千萬個，算起面積來就有六千八百萬方英里。在最初的時候，探險家把這些島嶼當做避風、取水、取食物和休息的地方。到後來，有些作爲添煤站，有些作爲海底電線站。現在和最近向將來，有許多成爲海空軍的根據地了。

太平洋的西南部份，島嶼特別多，但在中程島（Midway Island），阿留申（Aleutian）羣島，日本、及北美西岸之間，則陸地很少。美國因爲有檀香山羣島、阿留申羣島、和西岸的根據地。所以能够控制這一部份的太平洋。他方面，日本因爲有台灣到琉球之間的無數島嶼，以及太平洋中心委任統治的一千四百個小島和一千一百個珊瑚島，所以能稱霸於西太平洋。

南太平洋在戰略上居次要的地位，這一部份的勢力。爲澳洲和英屬南海羣島佔着優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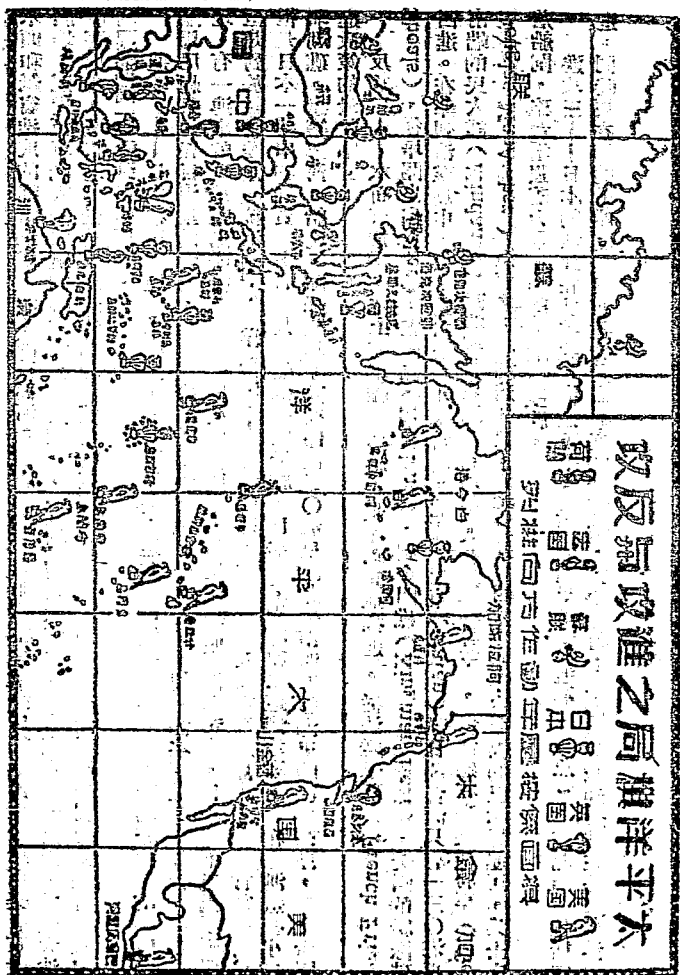
在這次有力者得取之，有能者得守之的大決戰中，日本早已走下第一着棋子了。他在亞洲大陸上的擴展，已為大家所熟知，但在太平洋上却沒有知道得這樣的清楚。自從取得朝鮮和關東租借地以來，日本在華府會議後就佔着日本海的優勢。她之掠奪東三省，不但增加其石油與原料的供給地，並且更增加日本海的優勢，因為這樣一來，蘇聯沿海省對她的威脅更大為減少了。

一 太平洋之緊張形勢

我們應該記着：這一局棋先動手的是日本，參加的共有六個國家。美、日、蘇三國在這幅棋盤上，曾經開入許多軍艦和飛機，同時又建築許多新添據點、新根據地、和新渡脚石。英、法、荷三國最初處於被動的地位，但現在為了要取得錦標，也不得不死力來加入。這裏有張簡明棋盤（見附圖），就請看它們的進攻和反攻罷：

進攻——一個頭上的線在東京坐着的傀儡皇帝，爬上了滿清的老皇座。在「新京」，駐着日本關東軍的大本營，他們的勢力一直伸展到阿穆爾河，西對着外蒙。那裏的日本第一流軍隊也許有五十萬人，再加上「滿洲國」王著軍十萬到十五萬。飛機場到康都有，滿鐵又有軍用鐵路的支線；在海參崴附近的爾縣（Razin）築有海軍根據地，離此不遠的西縣（Sagin）和永吉（Yuki）又築有海軍站。所以她在日本海的位置，較前更加穩固，蘇聯到遠東的交通線受到了側面的威脅。

反攻——斧頭和鐮刀交叉的紅旗，招展於蘇聯遠東軍之上，蘇大本營於伯力的浦魯頓將軍（即加倫）在那裏有三十萬以上的兵力。邊防軍和內河砲艦巡邏着阿穆爾河；戰壕和碉堡佈滿於邊界；農民後備隊散居於各村；橫斷西伯利亞鐵道，在貝加爾湖以北築成日本空軍不易到達的支線。破冰船從列甯格勒到海參崴，開闢了一條遠東新航線，散處西伯利亞各地的大隊飛機，在一聲號令之下，就可以把日本



木頭和紙窗造成的都市轟成平地；阿穆爾河口的康寶摩斯克和鄂霍次克海口的尼古拉夫斯克築有巨大的船塢；運貨汽車載來潛水艇的零件到海參崴裝配，一艘艘潛入冰海中。沿海省到處禁兵營；戈壁大沙漠的不平原中，蒙古騎兵受着俄國式的訓練，巡哨於東部邊疆，把大庫倫和莫斯科聯繫得更加接近，使日本的「滿洲國」也受到側面威脅。

進攻二——日本移民在遠東港周圍，一天天增漲；這些黃色矮子竟然奪去了美屬菲律賓的亨麻萊；菲律賓只剩下五百海里的台灣，變成了帝國重要根據地，台北基隆，便有海空軍駐守。從台灣到日本內地，有一連串的琉球羣島聯接着，六島屋久兩根據地，便足以控制東海和黃海，日本雖然退出了國聯，但是對於國聯委任她統治的「太平洋珠串」——馬利安那、加羅林、及將軍等羣島——却不肯放手，這不但日本一連串的珠寶，並且還是天然的航空母艦。日本的工程師和水道測量家天天在探測這些小島和珊瑚礁，建築運河、船塢、和飛機場；離荷印四三〇海里離菲律賓四五〇海里的巴羅羣島，成了帝國南進政策的最前哨。

反攻一——水面有飛機，水上有軍艦。沙姆大叔保以向亞推進。從法艦羣礁（French Frigate Shoals），從埃開島（Baker），登蘭島（Howland），到金門礁（Kingman Reef），美國的艦隊被派西進。在非列賓羣島中，棋佈着六十處小飛行場，北端的巴東（Batavia）離日屬台灣只有二三〇海里，南端的民大諾（Mindanao）離菲律賓更近。非列賓人雖然是獨立了，但依然在麥奧塞將軍（Gen. Douglas MacArthur）領導之下訓練着新兵。在美國通大西太平洋兩洋生命線的巴拿馬運河，兵士守着船閘，砲台增強着力量，間諜被嚴密監視。

進攻三——日本的漁民在鄂霍次克海撒下網，沿着阿留申羣島追尋（銀魚），東北向阿拉斯加推進。同時更在川崎的船塢中日夜建造着高速度度的新郵船，每小時行十八海里的載油船往來於太平洋中，

忙着從美國的聖得洛 (San Pedro) 的油管載油到佐世保、舞鶴、和橫須賀，以備戰時的應用。一旦海戰發生，日本艦隊可從台灣經琉球向北以達阿留申弓形羣島。

反攻三——蘇聯不遠北冰海中開鑿了兩個新軍港，愛陽 (Ayan) 和鄂霍次克，美國在阿留申設立了一座氣象台，並開始調查這一地帶的水文。

進攻四——北平附近，從蘆溝橋的夜操又下了一子要着。旭日旗已插在中國故都的城門上，他的光芒一直向西南照射到山西的煤鐵礦，向西北照射到南口和張家口；日本控制了蒙古大平原的要緊口子，予察聯以重大的側面威脅；席捲而南，取上海，下南京，搶去了中國半壁江山。她的艦隊封鎖了中國的海岸，逼出了英法的利益，威脅到英屬香港。在中國最富的部份，門戶開放逐漸成爲過去了。

反攻四——這裏又可分爲五方面講：

英國——在香港直轄殖民地的山上，新濠溝從堅硬的皮裏掘出來；在砂撈越 (Sarawak) 的橡樹林和北美婆羅的椰樹園中，開闢了飛行場；在新加坡正式開闢一個世界最大的海軍根據地；藉北在檳榔嶼，砲位業已架起，沙包亦已堆好，英國關上了中國海的南城門。命運之神又從新加坡溜到達爾文港。澳洲亟亟購買美國飛機，武裝海洋和天空。在加拿大的英屬哥倫比亞省，新高射砲陣地保護的溫哥華；愛斯基馬 (Esquimaux) 成了英國維持太平洋威信的新根據地。

法國——船尾懸着三色旗的新巡洋艦怒吼於南海；雙引擎的轟炸機駐紮在法屬印度支那的東京灣，殖民地點屯軍增加到二萬五千人，安南土著軍還不算在內；海南島對岸開始海軍活動；西貢的砲台建築了起來。

荷蘭——潛水艇和水上飛機根據地建立於新幾尼亞的海岸；日本覬覦長久的婆羅門油用好好地防禦起來；美國式的轟炸機和德國式的驅逐機大批購來翱翔於麻六甲和邦加海；新巡洋艦驅逐艦和潛水艇在

本國一號艦完成；荷蘭封鎖住了遠東的百寶箱。

蘇聯——軍事人才正在援助中國；飛機和駕駛員經新西安而達中國內地，增加了蔣介石將軍對日

本佈置的戰力。

美國——椰窩山的椰子林中，軍用公路四通八達；十六英寸口徑的炮，裝上太平洋艦隊的火力

艦，由海島和華道島附近的珊瑚礁，被炸去，海道被淤深。錫島和阿拉斯加的西的加，陸軍二隊巡哨飛

機，利達尼成爲一個根據地。阿留申羣島岩石環抱的港口中，軍艦一艘艘加多。在赤道綫附近，霍蘭島

和布克島的沙地上，常有驅逐機和志軍轟炸機的影子，甚至好隨着藍原亞羣島都噴着火煙氣。她的艦

隊正在西面演習。

太平洋的戰事是開始了，但這一局棋會落到什麼時候才結局呢？誰能取得最後的勝利呢？

原文（原題：再接再厲的太平洋戰事，H. B. Danks 作，蔣與楷譯，載文摘第十九期）

第二章 美國與太平洋

第一節 美國對日最近的要求

一、去年六月八日美國政府曾以措詞強硬文途達日本政府，要求日方對於美國在華權益，中止無理的干涉。日方在遠東方面繼續推行門戶開放政策，且對日本一再侵犯美國旅華僑民權利之事，表示抗議，并提出要求三項如下：（一）中國境內佔領區域所推行之匯兌管理，與其他各項限制辦法，凡直接間接用以便利日本勸導美國工商業者，均應予以撤消；（二）佔領區域所推行之專營制度，與其他之操縱辦法，凡用以剝削美國僑民在工商業上所享有之正當權利者，與其他各項辦法，凡以工商特權賦予日本者，

均應予以撤消；(三)日本當局干涉美國僑民產業權，檢查美國僑民郵電，限制美國僑民居住自由，剝削美國僑民旅行便利航行權利者，亦應予以制止。該牒結論并謂，美國政府之意，日本政府為雙方邦交計，務以迅速提出復文為宜。從它措詞的強硬及要求的具體性看來，這個照會是「九一八」以來，美國政府關於遠東問題提出的一個最重要的文件。它值得注意的地方，措辭強硬，猶屬其次，而要求的具體化，最為要緊。因為在外交的場合中，具體要求的後面，勢必有所準備，以為要求不遂時的對付。倘日本對美國的三項要求，完全接受，誠意照行，那末美國自然無話可說，仍舊維持現狀，不必有第二步的舉動。可是從日本方面看來，完全接受美國的要求，是不可能的，因為這與她的侵華目的，剛剛相反。『亞洲門羅主義』與門戶開放主義是死對頭，絕對不能並立。所以日本一到高麗，便把高麗的門戶關閉，一到東三省，便把東三省的門戶關閉。現在把全國的人力財力來作孤注的一擲，想來使中國，代價若是之高，勝利尚無把握，倘使稍有收穫，難道願意分給別人嗎？況且如果美國的要求成功，其他各國勢必隨之而來，那麼日本的重犧牲，豈不是自費？所以日本誠心接受美國的要求，是不可能的。她最多以口惠而實不至的外交方式答復美國，不違乎嚴詞拒絕，就寡答氣（作者執筆時，日本尚沒有答覆）。

一 退出遠東

乾脆的退出遠東，孤立派一定這樣主張。他們鑒於上次歐戰的慘痛，根本不願意戰爭。況且美國自足自給，根本沒有冒險爭的大險來維護遠東權利的必要。她對遠東的貿易，在一九三五年進口雖有五六七、八〇〇、〇〇〇萬元（計日本一五二、九〇〇、〇〇〇萬元，英屬馬來羣島一三一、六〇〇、〇

○○○金元，菲律賓九七、○○○、○○○金元，中國六四、二○○、○○○金元，英屬印度六二、○○○、○○○金元，荷屬印度五〇、○○○、○○○金元，出口三四一、○○○、○○○金元（計日本二二〇三、○○○、○○○金元，菲律賓五二、六〇〇、○○○金元，中國三八、二〇〇、○○○金元，英屬印度三一、四〇〇、○○○金元，荷屬印度一〇、九〇〇、○○○金元），但從整個的美國經濟看來，並不十分重要，充其量不過少數資本家的利益而已。

而且目實際看來，美國就是要維護遠東利益，亦力有未逮。美國在太平洋的海軍，雖有戰艦十五，巡洋艦十七，輕巡洋艦十三，航空母艦五，驅逐艦百二十，潛水艇五十，連同軍港砲臺設備共值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但整個的配備，是以守為目的，不是作攻的打算的，用來作幾千里外的遠東戰爭，一定不够。實力既不够戰，利益又不足爭，倒不如退出漩渦為是。

以上是孤立派對整個遠東的見解，若是祇就中國方面而言，他們的理由，更加充分。他們說美國與日本的商務關係，比她與中國的關係數量較大。據美國商務部的報告一九三六年美國對華貿易僅佔該國對外貿易全部百分之二·五，對日貿易佔該國對外貿易全部百分之七·七。美國現在對華投資總數約一三二、〇〇〇、〇〇〇金元，在日投資總數約二一八、〇〇〇、〇〇〇金元。從經濟的利益着想，美國似乎甯可犧牲中國，不必開罪日本。所以去年中日戰爭爆發後，他們就主張將在華駐軍撤退，在華僑民退出。倘此次美國的三項要求失敗，他們必定引為正中下懷，廢續作此主張。

但是，這種退出遠東的示弱主張是很危險的自衛策略。美國在中國，甚至在遠東的實際利益，固然不大，可是遠東的和平與美國的安全是息息相關的。日本今日可以侵略中國，將來獨霸遠東之後，何嘗不可以侵略菲律賓，檳香山，何嘗不可以侵犯美國本部的安全？再者，美國是現在世界上的債權國，經濟利益，徧滿全世界，所恃以維護之者，全在國際間的和平，信義的關係和條約的尊嚴，今日日本一舉而

將三者摧毀無餘，即今日日本此舉可以容忍，試問將何以防止將來各國的效尤？還有一層，美國現在退出遠東，當然有利于日本，無利于中國。倘將來中國抗戰勝利，——這點我們現在還是深信可以達到的——那她對這中途變節的美國，恐怕不會像從前一樣的友善。所以從美國自身利害上說。退出遠東，根本是不妥的辦法。揆之美國負責當局歷次的演說和美國政府歷次的聲明，以及美非現在的經濟關係延展至一九六〇年，太平洋增加海空軍根據地，大量擴充海空軍等種種計劃，我們可以相信，這個示弱的退出遠東主張，美國政府決不會採行的。假使美政府準備走這條路，則提出前述三項要求，豈非多事，自損國家的顏面？

三 單獨的保護遠東利益

那末，倘若上述的三項要求失敗之後，美國祇有兩條路可走了：（一）憑自己單獨的力量來維護在遠東的利益，和（二）與列強合力來維護遠東的利益。關於前一條路，美國曾經走過兩次。第一次是在十九世紀的末年，那時歐洲列強及日本都在中國搶租借地，抱着瓜分中國的企圖，互相暗鬥，美國不願牽入漩渦，退處局外，所以那幾年的對華政策是憑藉自己的力量來維護在華的利益。第二次是在歐戰的時候，那時英日同盟和其他種種盟約，把門戶開放政策，實際打破，美國在遠東的外交，不得不處于孤立地位，因此她又祇有靠自己的力量來維護在華的利益。這兩次美國的遠東外交，都相當的成功，因為當時維護的目的，是防範中國侵犯美國在華權利，中國是積弱之國，美國單獨的力量，自然應付下來綽有餘裕。且當時美國之採取此種政策，一方面是因爲不願意加入列強的集團，在侵略中國領土上的企圖，因此願得中國好感，議論美國倘是強國，即令她是弱國，中國也不會侵犯她在華的權利的。但是美國現在若再採此政策，情形可不同了。她現在要防範的對象，不是弱的中國，乃是强的日本。前面已經提到，美

國在太平洋的軍備是爲守不是爲攻的，拿守境的軍事配備來長征幾千里外的日本，是很不容易的事。所以用自己單獨的力量來維護在華利益的一條路，目前很難走得通，即使要走，也須在擴軍計劃完成之後。

也許有人以爲美國在太平洋的軍力固然不足以戰勝日本，但以日美的經濟關係，祇要美國從經濟方面制裁日本，便可以使後者就範。這話誠不無相當理由，不過穩健的着想，經濟制裁，若沒有武力作後盾，是很危險的。倘若美國以經濟來制裁日本，其結果不外兩種：（一）倘日本儲存充足，擋得住制裁的影響，她可以置之不理，制裁的目的因此無法達到。（二）倘若日本儲存不夠，擋不起制裁的影響，她一定認經濟制裁，是挑戰行爲，起而奮力抵抗，如此則美國不能不以實力對付。必經濟制裁有充分實力作後盾，方能使日本一方面不能忍受制裁的影響，另一方面又不敢作孤注的戰爭，因而達到制裁的目的。目前美國在太平洋既無此實力作後盾，則純粹的經濟制裁，想難收預期的效果。況且美國目前仇日的心理，還未到成熟的地步，羅斯福如冒險來制裁，恐怕於他的政治生命，有很大的惡影響。

根據上面的推論，美國憑藉自己的力量，單獨的來維護她在遠東的利益，無論是用軍事的或經濟的方式，都有實際的困難，羅斯福也決不願賭自己的政治生命，來冒此大險。

四 合作的保護遠東利益

這樣看來，倘美國此次對日的三要求失敗，唯一的保護他的利益的途徑，便是與英法諸盟合作的辦法了。這個辦法在中美通商一百五十四年當中（一七八五年美國商船「中國皇后號」開抵廣州，中美通商關係自此開始），採行的時候最多。一八六二年以後，更加顯著。一八六二年新任美國駐華公使柏凌庚（Arson Burlingame）赴任時，國務卿西瓦德（Seward）訓令他說：「除非有特殊理由，須單獨行動

外，一切須與英法公使會商合行」。柏氏于抵北京後，便想據這個訓令，與各國駐華公使會商，于一八六三年發表他們共同決定的政策如後：

「我們雖然要求在通商口岸之內，享受我們根據條約的購買、販賣、僱用等權利，並對關於人權物權的事件，服從我們本國的法律；同時我們也約定，不要求中國通商口岸的領土權或租借權，也不干預中國政府對於中國人民行使的主權，更永不侵犯中國領土的完整。我們除爲保護條約上規定的權利外，決不過問中國的內爭。至於條約的權利如被侵犯，我們當合力禱處之」。

柏氏于與各國公使商定合作辦法之後，並進一步于一八六七年辭去公使職務，前往各國游說，希望取得各國政府的同意，這一步，照後來各國在華搶奪租借地的事實看來，雖然沒有多大效果，但實已爲海斯一八九八年宣布的門戶開放政策，樹立了根基。此後如八國聯軍，新銀行團，華海會議訂立的九國公約，都是這合作政策的具體表現。有的時候，却因爲合作（Cooperation）這個名辭，有牽入國際濶濶之嫌，爲避免國內反感起見，改取一致行動（Identical Action）的辦法，如一九一七年南京事件後，各國單獨的一致的向中國提出抗議，即其一例。二者方式雖然不同，精神則完全一樣。

合作辦法的好處，是加強實力，無論是用武力或經濟的方法來制裁日本，都有雄壯的後盾，使已經精疲力竭的日本就範，有美國的海軍和太平洋馬里亞納及阿留申（Marina Islands）塞摩亞（Samoa Islands）甚至于菲律賓諸島，並國海軍扼住新嘉坡，經濟方面，可以包圍日本，把她對外的交通線築得水洩不通（剩下的祇由蘇俄的一條陸路，但日蘇利害衝突太大，蘇俄決不會給日本人便的）。軍事方面，可以封鎖日本所有海岸，最低限度可以掃蕩日本海上的力量。

不過以現在美國在太平洋的實力而論，非有英國在新嘉坡軍港的實力援助不可，而英國現在駐新嘉坡的實力薄弱，非從地中海方面抽調海軍前來充實，新嘉坡是難守得住，但從地中海抽調海軍，一定要

平與英國商等在該方面的軍事合作，方不致影響英國的利益。所以美國如果要用作制日的辦法，不但要同英國合作，並且須同法國合作。倘能同蘇俄合作，則陸軍方面，更有致勝的把握，不過資本主義的美國，能否同共產主義的蘇俄合作，現在仍是一個疑問。

以上祇就遠東的形勢而言。倘能合作去做，無論是經濟制裁或軍事制裁，都有使日本就範的把握。不過美國的現政府有沒有如此去做的勇氣呢？這個問題當從美國的內政裏面找答復。美國民衆向來有一個傳統的心理，就是認美國加入國際政治鬥爭的漩渦是不值得的。這在美國很多知識份子及負責當局看來，雖屬荒謬，但一般民衆談起來，卻頭頭是道的。所以在總統及國會選舉的時候，深鹿的政客，不藉外交來攻擊對方則已。一說起外交，便張大其辭的罵對方的外交政策，將把美國牽入國際鬥爭漩渦，斷送美國的生命。一九一九年威爾遜總統便是吃了這一個虧的一例。那時他雖然替美國爭得了光榮的勝利，但是凡爾賽和約被國會否決了，他的政治生命，連他自己的性命，也一同完結了。羅斯福恰巧也是民主黨的黨魁，他沒有勇氣賭自己的政治生活來制裁日本保護遠東的利益呢？這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對於上面的疑問，我們不必作武斷的預言，但是羅斯福近一年多以來對於遠東外交的措施，有幾點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羅斯福本年元月發表美非現行自由貿易關係將延長至一九六〇年之提議。這個提議與菲律賓獨立法案 (Tydings-McDuffie Act) 有大關係。該法案的經濟條款規定自一九四一年起菲律賓進入美國的貨物，將酌抽進口稅，以後每年增加，俾至一九四六年，非貨之進口稅與其他國家運美貨物之進口稅相等。羅斯福的提議，是將這種增稅規定暫緩實施。窺其用意不外二種：(一) 菲律賓總統奎松 (Quezon) 去歲遊美時，曾宣稱擬請美政府將菲律賓獨立開始日期提早——擇至一九三八或一九三九年。羅斯福提議的含義，就是答復他說：菲律賓獨立不但不能提早開始，就是在 一九四六年以前，都不能開始，而他

不准菲律賓提早獨立的原因，自然與日本在中國的侵略與在遠東的積極南進，至有關係。(二)倘照菲律賓獨立法案經濟條款的規定，則自一九四一年起菲律賓在美國的市場當然縮小，于是或有向日本擴充市場，甚至予以優惠條件換取日本市場的可能。以日本的南進野心，將來必由經濟的提攜而進到政治的侵略，這是美國在遠東的利益所不許可的。所以就羅斯福提議看來，它是有抵制日本的意義的。

第三、美政府近來對於以遠東為對象的軍事設施，較前更加積極。本年三月卅一日美英法三國協定廢止倫敦海約規定之質的限制，無異對日本宣布海軍競爭。同年三月三日宣布鳳凰羣島中的坎東(Canton)愛登白銳(Enderbury)兩小島為美國領土，就是準備作賽摩亞(Samoa)至安提坡(Antipodes)航空線的航空站。在北太平洋荷蘭海口(Dutch Harbor)的海軍根據地及費爾邦(Fairbanks)的大規模的空军根據地，都在興工建築中，西底佳(Stitch)珂底亞(Kodiak)等地的海空军設備，亦在計劃之中。此外如經過米狄威(Midway)威克(Wake)及關漢(Guam)的新設的航空線，雖屬商業性質，卻帶有軍事的意味，又如龐大的軍事預算，雖不懂為太平洋而定，但在目前歐洲列強尚沒有進攻美國之可能的時候，如此擴軍，它的假想敵，祇有日本而已。

第三、英美在太平洋合作的情勢，較前愈加顯明。英美在太平洋的合作，已進入甚麼程度，我們局外人當然不會完全知道，不過本年中有幾件事實，使我們相信他們的合作比前進步。(一)本年元月美國海軍行動事務局的戰略司長股格索(Captain Royal E. Ingersoll)報聘英國，據傳曾與英國海軍當局商討由英美聯合海軍包圍日本計劃，開當時因英國海軍不敷支配，沒有具體結果，但現在兩國都在大規模的擴軍了，將來地中海局勢變化或英美國擴軍完成，雖保不齟齬重提，有實現之一日。(二)本年二月十四日新嘉坡新建軍港開幕，祇美國巡洋艦三艘被邀參加，其中或不無特殊意義。(三)本年三月卅一日英法美三國協定廢除倫敦海約規定之質的限制，目的既係對付日本，當然是認日本為公共敵人。

第四、羅斯福及赫爾等歷次譴責日本侵略及攻擊孤立政策的演說及聲明，一方面固然是爲中國作精神的支持，一方面也是鑒於美國民衆孤立的成見太深，不合於美國遠大利益的需要，故作種種的宣傳，探聽民衆的意見，開導民衆的知識。即威爾遜總統在參加歐戰之前所行的外交教育政策是也。歐戰初起時，美國民衆袒德的頗多，主張孤立的人，更是不少，威爾遜感到和平不可分裂，侵略尤當制止，于其開始其外交教育政策，使人民對於德國之侵略主義，有正確的認識，不久果然全國輿論大變，美遂參加歐戰，致令德與功敗垂成。今羅斯福等之種種言論，未嘗不是以從前威爾遜對德與者來對付日本，果爾，則祇須再來一個巴納脫事件，美國輿論就有對日作戰之可能。美國遠東外交專家但雷 (Tyler Dennett) 在本年四月號外交季刊 (Foreign Affairs) 裏，曾有下列一段警語，值得引出：

「我們目前所能斷定的是日本和美國現在都是在危險中過生活，一個是因爲她的聲幹政策，一個是因爲她的猶豫不定。一九一六年美國與德國的針鋒相對，相當于一九一七年美國與日本的針鋒相對。這個比較，不充備的地方是，在一九一六年的德國，還可以懷疑着美國之參戰，能否影響整個的戰局，而現在靠美國的軍需將來靠美國的資本的日本，則深知日美戰爭，即日本的自殺。這樣看來，日本現在採行的政策所根據的假定，一定是美國決不和日本戰爭，否則無從解釋。但日本這個假定完全是錯的。」

他又說：現在美國民衆還沒有有一致的準備擁護對日戰爭，但是

「假使日本再造成一次巴納脫事件，美國國內的政治畫圖將要改變的」。

根據上述的理由，我們雖不敢說美國現政府一定有偉大的勇氣，于美國在遠東的權利被日本侵犯時，聯合英法等強來經濟的或軍事的制裁侵略者，但很可以大膽的說：(一)從美國本身的利害關係和現在的實力看來，牠祇有這一條路可走；(二)從美政府近來關於遠東的措施看來，走這條路的可能性

很大，雖已經在向這條路邁進之中。

（湯吉禾：原題「美國遠東外交的三路線」，時事月報一九卷六期）

第四章 英國與太平洋

一 英國太平洋利益之危機

日寇發動侵略中國的戰爭已經一年，英國人對於這種舉舉，曾經先後發生過三種不同的感覺：起初認為是破壞世界和平的集體制度，對非戰公約又加一重的打擊。後來日寇對中國不設防城市濫施轟炸，於是英國人的注意，又轉移到戰爭的恐怖和許多無辜平民慘遭屠殺。再過幾時，日本竟傷害外國人的生命，侮辱外國的國旗，連美國軍艦巴納號亦被炸沉，其他如干涉海關行政，減低日貨進口稅則，強迫上海工部局聘用日本顧問，增加日籍巡捕等事件紛至沓來，於是英國人士，又有第三種認識，就是這樣演變下去，他們在中國乃至於在遠東的利益，都要受到威脅。

同時我們再看日本國內的輿論，他們很坦率的討論，日本很可以和歐美國家發生衝突，日本英文太晤士報上說，現在日本重要利益，已經和歐美列強，達到全部衝突的一階段。日本向中國發展是既定的國策，但是發展的結果，要使中國現狀完全改變，這樣就不得不和英美在華的利益威信相衝突。末次信正是三年前的海軍總司令，現在任內務大臣，也是敵對內幕裏一個重要角色，幾月之前東京改造雜誌會登載他的談話一篇，他主張有色人種，必須解放白人的羈絆，日本安定東亞的使命，就是在趕走白人。同時松井石根在上海也曾警告英國，謂日本因為要發榮滋長，就必須向中國拓展，假如英國不了解這種情勢，那麼兩國之間，一定會發生衝突。

以上都是日寇政府裏的要員，公開的表示要排斥英國在華利益，其餘還有一批退伍軍官，竟提出「七倫使日英開戰」，作為討論的題目，他們認英國是中國抗日的指使者，所以要征服中國，必先掃蕩英國在華勢力，他們的辦法，是採取漸漸緊逼政策，第一步在佔領區域內成立偽組織，表面上利用中國人自己，削減英國在華的勢力，同時在政治上對英國施行壓迫，使牠受到實際上的損失，以至於最後完全退出。

今年一月二十二日廣田在國會裏演說，表示尊重外人利益，維持門戶開放，並歡迎外國文化經濟的合作，這種說法，完全是外交的煙幕，與事實相反，我們試拿七年前日本佔領東三省的情形做個例證，當時的敵寇外務省，也曾發出同樣聲明，保證門戶開放，但是現在的事實怎樣？東三省的全部經濟利益，已經為敵人獨佔，外國人的商務，早被排擠盡淨，這不是有力的證明嗎？總之敵人的外交政策，是操在少壯派軍人的手裏，我們看到上面軍人所表示的態度，就可以知道日寇在華的真正企圖，是要完全剷除英國人的利益。現在我們為澈底明瞭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所以應該先把英國人的在華利益，簡單說明一下。

二 日本對於英國在華商務利益之排斥

過去十年來的中英關係，普通人的意見，都以為是純粹的以商務為限，這種看法，在中日戰爭之前，或許是對的，但是要依近一年來新的事態觀察起來，中英關係，就不見得完全是商務的。現在第一步先就商務方面，稍加分析。

英國在華商務利益，可分投資、貿易、商輪運輸三部份，在性質上這三部份是互相連繫的，茲為便利計，姑且分別敘述。

所有外國人在華投資，究竟有多少，很難調查清楚，幾年前有一位美國經濟學家叫做雷莫（C.H. Renner）曾經做一個詳細的考查，我們根據他的研究結果，可以明瞭一個大略的情形。外國人在華投資的總數，相近五萬萬鎊，在這間數目裏，英國人的投資，約為二萬二千五百萬鎊，差不多等於外人總投資的一半。其次是美法，約各為四千萬鎊，比較英國都差得很遠，法國的投資大部份包括在一項財產裏，就是漫越鐵路，上述英國的在華投資，和他的國外投資總數比較起來，據雷莫計算，約合百分之六。再就在華投資分析，約有五分之二是中國政府的借款，其餘五分之二，是商業投資，內中包含貿易洋行輪船銀行工廠鑛業以及在條約商埠裏的地產和公司事業，照重要的次序而言，以貿易洋行為第一，占總數百分之二十五，其次是地產占百分之二十一，再次製造工廠，占百分之十八。對中國政府債券的投資，分散在許多英國持券人的手裏，不過就大概情形說起來，英國在華投資的關係方面，只限於一部份人，內中包含幾家商店，都是數百年來擴充發展，滿佈寰球的商家，另外還有少數地產資本家並且有幾個是亞洲原籍，以中國為永久的故鄉。

英國對中國的出口貿易在一九三六年總計約為九百萬鎊，占英國總出口百分之一點三，出口貨的性質，在最近幾年，有顯著地改變，幾年前中國是蘭開夏棉布的廣大市場，現在已經急速地減退，代替牠的，是工程貨品，英國廠家占這種貨品的一大部份，中國對英出口，在價值上超過英貨進口，主要出口是蛋類及蛋製品，多半與食品商業有關，至於英帝國的其他部分，以加拿大澳大利亞與中國關係最為密切，中國遇到災荒的時候，食糧不敷，要輸入加拿大澳洲的小麥和麵粉。

美國在華投資，雖遠較英國為少，但是貿易數量，却比英國多，一九三六年美國占有中國總出口四分之二以上，占中國進口五分之一。最近兩三年，德國在中國的商業利益，增加很快，占中國進口百分之十六，超過英國數量，不過中國對德出口，約為百分之五點五，比較對英出口百分之九來得少，日本

在戰前的對華貿易，次於美國，這樣美日英德四國的對華貿易總額的半數以上。其次是荷屬東印度，牠的對華貿易，也占了重要的成份，牠和美國一樣，煤油輸華的數量很多。以上是英國以外的國家在華貿易情形，我們連帶敘述一點，以資比較。

中國要靠遠洋乃至沿海沿江的貿易，所以輪船運輸利益是很大的，根據海關對於船舶進出通商口岸的報告，中國船舶只占百分之二十五，英國船舶約達百分之四十，戰前日本船舶約達百分之十七，其餘別的國家數目很微，英國在華的國內航運事業，有幾個大公司，總公司設上海或香港，除去船隻以外，並有碼頭船塢財產等，這種優越的國內航運事業，是英國的重要資財，最近兩三月來，英國曾經屢次和日寇交涉，要求開放長江輪運，都被拒絕，這可見日寇正在處心積慮破壞英國人的在華利益。其次海洋航運，在一九三六年英國船舶占三分之一以上，有幾條大的郵船航線，都要經過中國，將來這些郵船來往中國商埠，如受到干涉，對於英國利益，影響一定很大。

英國在華商務利益，關於投資一項，在平常時期，每年約增加國家收入五百萬至一千萬鎊，並且僱用英國在華人民一萬三千人，其次，關於貨物貿易，在過去已經維持開闢數萬紡織工人的生計，以後如其自然發展，對於其他製造部門的工人，也可有同樣利益，最後，關於商船運送，中國亦為有價值的營業區域。

上述各項利益的存在與條約商埠制度，有密切關係，這種制度起源於歷史上中國對外人讓與特權及承認租借地，同時也因為風俗語言的差異，內地貿易之不安全，在華外商，為適應困難環境，採用這種特殊貿易辦法，就是在條約商埠內集中營業關係，如銀行公司之類，像上海情形，外人在華的商業利益，大部份建築在這種機構上面，還有海關行政，因為國際協定，要任命英籍總稅務司，並僱用洋員，這與外人商務，也有間接的關係。

既然英國在華商業，大部份建築在條約商埠裏面，那麼日本對華侵略危害英國利益的時候，這些商埠，當然更加重要，因為事實上，一切貿易，必須經過商埠，換句話說，商業的神經中樞，集中在這些商埠裏。假如這些商埠，被日寇控制，那麼整個的英國商務，要受到危害，而且中國政府外債，大部份由關稅担保，關稅都是在商埠徵收的，倘使日寇控制商埠，海關必受干涉，過去幾個月敵人破壞上海天津的海關行政，就是明顯的例子，另外還有外商工廠，差不多完全設在商埠口岸裏，這些工廠代表大部份外商私人投資，再如地產銀行，進出口銀行，打包廠，保險公司，輪船公司，電報水線公司等，幾乎沒有不集中在商埠裏。

日寇占領商埠以後，英國人的利益，當然時時受到威脅，其他外人的利益，也是同樣的危險。倘使再利用偽組織，破壞的機會更多了，例如歐迫它改訂稅則，對日貨進口給與歧惠的待遇，在各種公務機關裏，聘用日籍人員，就是在立法方面，也能訂出種種法規條例，優待日寇，這樣就造成一國的獨佔。

三 英國遠東之政治勢力乃以太平洋既得利益為基礎

以上是略述英國在華的商務利益，但是從中日戰事發生以後，英國在華的政治問題，漸形顯著。過去一百年來，英國在太平洋上維持強國的地位，對於太平洋問題的解決，向來有重要的發言權，不過英國何以會在離本國很遠的地方保持着這樣有勢力的地位呢？這因為有三種原因，一、英國海軍強大，二、英帝國有三個自治領，都是鄰近太平洋，還有南太平洋的熱帶英國有狹長的殖民地，三、因為歷史的原因，英國在中國和香港佔有優越的地位。因為這後一項的原因，使英國在最近百年來，尤其是從一九〇二年英日同盟以後，在遠東政治上，常處於領袖地位，倘使不因爲這樣特殊的情形，英國並沒有充分權利，可以實在地參加華盛頓條約，至於造成遠東的政治平衡，也是運用這種勢力。美國前國務卿史汀生

說：「五強海軍協定，與華盛頓條約內關於中國的條款，有不可分離的關係」，但是五強海軍比率之所以成立，也是因為英國在東太平洋保有既得的利益，倘使英國放棄這種利益，它在遠東的威力，就要喪失，同時中國的前途，對於它也沒有直接關係，這樣下去，太平洋的局勢，要根本改變。

四 英國在西洋香港勢力之減弱

日本向歐美國家挑戰，並不以危害他們在華利益爲滿足，大家都知道日本國內還有此海軍人物，是南進派主張向南洋羣島發展新殖民地，這種誘惑，力量很大，因爲南洋地帶，氣候溫暖，對於日本移民，最爲適宜，至於原料方面，煤油橡皮の出產，最爲豐富，其次還有各種錫砂，日本軍需工業，也很需要，而它的本國是不出產的，過去幾年，荷屬東印度當局，時常恐懼日本的侵略，甚至於澳大利亞，也不免懷着這樣的戒心。在目前日寇已佔領廣大的中國領土，似乎不至於再向南洋冒險，可是我們必須看清這種事實，倘使英法等國家對日寇實施經濟制裁以控制它在中國的發展，日本一定要受到打擊，那麼爲報復起見，它會向南洋羣島進攻。

日本如向南洋羣島進攻，英國的利益，必遭大量的損害，無庸諱言，從新加坡到達爾文港，英荷兩國的附屬島嶼和澳大利亞，連成一線，成爲保障海洋交通的鐵壁，並且英帝國的南洋航空線在軍事商業上日漸重要，也是以聯絡各島爲根據，至於經濟價值，馬來聯邦除去煤油以外，尚出產全世界橡皮的半數，全世界錫產的三分之一，即以橡樹種植一項而言，英國的投資，約有九千萬鎊，這些地方又是英國的良好市場，占英國總出口百分之二點五，超過中國。

保衛南洋羣島，固然對荷蘭以至於英帝國全體，是利害切身的問題，但是對於法國，亦頗重要，倘使日本從南方的側面進攻，法國在安南的地位就不能保持，所以日本圖佔海南島法國就調派軍艦和艦對

抗，再如美國，只要牠依然負非律濱國防的責任，對於太平洋島嶼，就不能漠不關心，換句話說，只要它保留克夫特港做海軍的根據地。

最後我們再討論香港的地位，普通人多以香港是英國前哨，不過到作戰的時候，除去戰略上有緩衝的作用以外，其他的軍事價值，無論如何是很可疑的。倘使日本以台灣為根據地，或者在珠江三角洲附近佔領某數小島或大陸上的一點作為海空軍的根據地，向香港進攻，那就很難防禦。最近日寇曾屢次要在沙面登陸，就是這個作用，英國人假如認為暫時放棄香港，以後可以收回，這當然是可能的，不過作戰之後，經過敵人佔領，對於市區，碼頭，船塢，工廠，以及其他聚集港口附近的一切財產，必加以破壞，這些財產連同商業利益，代表英國二千萬鎊的投資額。再如香港人民除去慘遭屠殺以外，只有做日寇的順民。

幾十年來，因為上海的繁盛，香港已日就衰落，不能做中國貿易的樞紐，但是近幾年中國經濟建設，向西南內地發展，特別的自從粵漢路完成和廣九路接軌，香港與中國內地相聯絡，這樣，香港在商業和政治上的地位，大為增高。將來發展西南，英國資本，一定可占重要成份，所以日寇對香港的威脅，影響英國的利益，也是很大的。

五 結 論

以上把英國在太平洋的利益，大略說明，現在我們再研究日寇佔領中國獨霸遼東以後，英國利益實際上要受到怎樣的危險。關於這個問題，最好拿偽滿洲國做例子，看看外人利益在滿洲境內的情形，就不難推知了。自從六年前偽滿洲國成立以後，或者訂立新法規，施行國家獨佔，或者間接的加以壓迫，有許多基礎鞏固的外國商店，都被迫退出，如美商美孚油公司，英商亞細亞油公司，捷克斯科達鋼鐵廠，

德國西門子洋行，英商怡和機器洋行等類，同時東三省對外貿易，較前也急劇改變，英國貿易額減少一半，美國也是同樣的減少，反之，日本的貿易不斷地增加，現在已達到偽滿洲國總貿易數四分之三。

戰爭開始以後，日本侵犯外人權益的案件，紛至沓來，比較嚴重的威脅就是北平偽組織，改訂關稅稅則，選擇貨物，分別納稅高低的等級，很明顯的偏袒日本，排斥別的國家。假定以後中國的全部份被日本控制的時候，恐怕也要採用這種稅則。再如上海日本駐軍當局，屢次干涉公共租界的行政，要求增加日本人的管理權，其次如襲擊英大使許閣森，轟炸巴納號軍艦，乃至於許多私人被毆辱的事件，這都是蓄意損害外人利益的表现，日本政府對這些事件，僅只表面上表示道歉，其實對於肇事的人，始終未加懲罰。

這種事態和十九世紀中葉，歐美人初到日本時的情形相類，一八五九年英國第一任駐日公使愛洛考克 (Sir Rutherford Alcock) 到了日本之後，在三年中間，英法美使館人員常常遭日人暗殺。愛洛考克的繼任公使巴克斯 (Sir Harry Parkes) 謁見日皇，在路上受人攻擊，幸免於難。停這類事件，不勝枚舉，一八六二年李卡森 (Richardson) 在橫濱市外被殺，引起英國軍艦砲擊鹿兒島，當時的日本政府，每遇這種事件發生，必然表示歉意，但是日本軍閥的橫行，政府向來是無法控制。所以我們以歷史上的事實和現在的情形相比較，可知日本少壯派軍閥，用砲彈機關槍，待遇中外人士，實在是他們傳統的態度，除非外國人被迫放棄在遠東的地位，如其不然，他們必須採取嚴重的決定，以保障在太平洋的既得利益。

一七，七，二四。武昌。

(曹永揚：原題「英國遠東利益之危機」，世界政治三卷六期)

第五章 法國與太平洋

本篇著者但尼里爲巴黎政治科學院經濟學教授，曾隨國聯調查團，以經濟專家的資格來至遠東，故於遠東問題可說備有研究。本篇載英國「國際事情」七月號。

一 法國之太平洋利益

法國在太平洋的利害關係非常重要，非常多方面。有些是關於領土的，有些是精神的，有些是戰略的；有些要牽涉到它的某一殖民地，有些則要牽涉到它與遠東兩大國，中國與日本的關係。

在亞洲的東南角上，在中國與印度兩大文明的界線上，法國有着自己的一片領土，法屬印度支那。事實上，這還是個新近的獲得，因爲法國教士和印度公司的若干代理人雖在二百多年以前就住到法屬印度支那去，印度支那却直到十九世紀的後半期才成爲法屬。在拿破侖三世治下，法國獲得了半島本部的交趾支那，及柬埔寨保護國。一八八三至一八八五年跟中國訂約後，第三共和國又獲得了安南保護國與東京保護國。

最近幾年來，法國對於這個亞洲殖民地的關心會飛快的發展。印度支那的征服，在當時初未博得法國大眾的熱忱擁護。使法國獲得了東京的法總理茹爾非里，是被議會裏的極大多數所推翻了，因爲當時正諺傳着法軍挫敗的假消息。在那時候，克勒蒙梭乃是議會裏的極左派，曾作了一次他一生中最激烈的演說，大罵非里，說他受德國的賄賂，分散法國的力量。使之不能專注於歐洲問題。可是現在，法國的公論却顯然傾向到茹爾非里那方面。現在，特別在戰後，法國是一天天變得更注意海外的領土；這一部分是由於法國人民現在比以前更愛旅行，一部分是由於戰爭使他們更清楚的瞭解世界上最遼遠的區域與

法國的聯繫，同時也由於在這一天天變得更需要保護政策的新世界裏，諸國的經濟價值是增大了。不但英國是如此，法國亦並無二致。

除了北非洲外，印度支那也許就是法國所最關心的殖民地。在所有法屬海外領土中，這地方人口最密。它所能供給的資源種類又最多。法國商品的市場在飛快的增大；印度支那在八日，向法國的購買是在殖民地中佔第三位，對法國供給量則佔第一位。法國在該殖民地的投資已大大增加：一八九〇年以來，法國投資總數據估計是二百五十億今日的法郎（投資統計當然是非常可憐的），其中一大部分投資價值，在戰後差不多比戰前的三十年間增大了六倍。最近一兩年間，特別在法郎跌價以後，印度支那也許比法國任何殖民地都能擺脫不景氣的影響。在對外國的貿易平衡上，祇有這個殖民地獲得相當的盈餘。

法國所以注意印度支那，不僅是因為經濟的關係；即精神的聯繫也日益密切。要把西方文明介紹到這領土去，乃是法國行以上的一大問題。中小學一天天加多，還有大學教育。除了輸入西方文明之外，法國政策亦不想剝除東方的傳統，這東方傳統主要的當然是中國文化。

無論在精神上或物質上，印度支那都可以算是法國在遠東的一片未墾地。它在戰略上的重要性也是不成問題的。它的疆界有一大段與中國共同，所以印度支那非常關心這一個鄰近的共和國之和平與繁榮。它是法國和遠東之間一個重要的「寄航港」，又是一個可以在一星期內由法國經河內達上海的飛機的大起落站。安南的 Camranh 可以成為極好的海軍根據地，日俄戰爭時，俄海軍大將維爾斯特文斯基的艦隊在從歐洲開到遠東來的路上曾在這裏停留過一時。今日，印度支那還供給了一個從陸地經雲南通中國的重要出路，關於這一點，我下面還要講到。

法國沒有一個負責的人，沒有一個政黨，會贊成法國將這一片亞洲的屬地放棄的。

二 中法關係之密切

法國對遠東兩大國，中國和日本也有重要的關係。無論在精神上或經濟上，它對中國的關係又比對日本更重要得多。當日本還是一片對外國人閉關着的土地時，中法間的互相影響就已經很強了。從十六世紀起，法國教士就已經來到了那個大國。十八世紀時，有許多哲學家，如伏爾泰或百科全書學者們，還有一些孔教的大崇拜者，已把許多東方觀念在法國社會裏傳播着。智識的或文明的接觸實是與日俱增。在法國各大學，中國學生在各外國學生中往往佔最多數。北京上海廣州等地都設起法國學院來，在鴉片戰爭結束之後不久，中國政府又承認法國為中國天主教的保護人。

對中國，法國的經濟利害關係也比對日本為大。法國和印度支那對日本都有些微小的商業往來；日本和印度支那之間的通商協定把商業往來限制在一個較低的水平綫下，不過，在法國的任何地方，却都可以發現有一些日本貨在出賣。從法國輸入日本的商品則不多。印度支那和中國之間的貿易是較重要的，但尚未大規模的進行。除法國外，中國算是印度支那最大的買主了。雖然法國和印度支那併起來，在整個中國通商量中祇有百分之五（僅及英國五分之一），但在中國輸入中也佔到第五位，輸出中佔第四，恰巧比德國高出一位。

可是，法國在中國經濟利害關係，重要的却是在金融方面，並非在商業方面。法國在中國投資非常可觀，對中國政府貸款或作實業投資的總量已達五六十億。在中國外債方面，法國放款佔第二位，總數達中國全部借款四分之一以上。至於實業投資，則法國佔第四位，遠不及英日，與美則相差有限。投資有兩種：在租借地的投資（大部分在上海），及鐵道建築的投資，主要者為滇越鐵路。

法國對華投資的百分之六十以上都在上海法租界。上海投資差不多有半數是地產，其他半數則在商

務機關，例如轉運業，銀行業，或市政事業之類。天主教教產幾乎有十分之九是在上海法租界。租界居民逐漸在增加；從一八二五到一九三〇幾乎增加了一倍，現在已有五十萬以上。連接印度支那的河內與雲南省會昆明之滇越鐵路，是在大戰之前不到幾年籌開闢的。投資數為一百萬法郎。有人說，這鐵路完全是政治作用的；實際上，建築者的目的卻在經濟方面。他們主要企圖是想使富饒的華南諸省與西歐發生通商關係，使華南一部分的運輸轉移到印度支那北部諸海港。這一條出路現在是日益重要了。蔣委員長在數年前已經預料到，從一九三六年起，他已經努力在發展華中與雲南間的交通。將有一條鐵路聯接四川成都和昆明以達印度支那。一九三七年初，已簽訂合同，用法國資本來建造一條成都重慶之間的鐵路，同時又跟別國的承造公司磋商建造重慶貴陽與昆明之間的鐵路，蔣氏大概想到，如果中國海岸被封鎖，華中和印度支那之間的迅速交通就成為必要。印度支那和成都之間已有航空線連接；中國自己又有成都昆明之間的航空線，去年十二月起，又有一條巡迴昆明與河內的德國航空線在籌備中。雲南的戰略上的重要性是大大的增加了。

三 法國太平洋利益之危機

法國雖關心中國，但它的關心却並不常常能使中國受到利益。在世界大戰以後，反對不平等條約及反對外國人在租界之特權的政治運動，使法國不得不來阻礙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隨後，共產主義在這個共和國裏盛行，又使法國害怕。一九二五及一九二六兩年間，甚至在印度支那，都可以看到人們在恐懼華南也許會樹立共產政權；他們還疑心法屬印度支那的共產宣傳，也是由從華南移居在這個法國屬地的中國人帶來的。面對着中國的無政府狀態，他們便以為日本可以維持秩序，可以防衛共產主義，甚至可以保障外國人的權利。直到一九三二年，這觀念還在居留遠東的人們之間流行。

現在，情形却改變了。中國政府已堅決表示了反共態度。最近四五年，它又把全力用在建設方面，且頗有相當成功。另一方面，日本之侵犯中國，却頗使在那裏的西方人的權利，受到威脅。

在上海，已經發現了一種對法國及英美利益的直接威脅。中日之間雖未宣戰，這一個遠東大商埠實際上已被封鎖。海運已受到極大限制。日人又霸佔了郵局。在海關行政方面，他們又以日籍人員來替代歐洲人；他們要求以前中國政府所有的一切權利，日本和租界當局之間的磨擦是日益厲害了。

誠然，西方諸國的有些權利是至今還保持着，上海法租界當局態度非常堅決。例如日本方面不能不答應，如果日軍要通過法租界，便必需向法當局領取通行證，不能攜帶武器，又必需由法國警察伴送。但這些權利到將來還能保持嗎？我想，租界上的法國及英國住民，現在大概都要爲着這問題而頭痛吧。去年十一月，松井大將向報館宣稱，日方企圖取得中國政府在上海租界之一切權利。近衛首相又在十二月宣稱，中國努力想要廢除治外法權而未成功，日本在滿洲國却已經使這願望完全實現了。

也許日本人並不要毀滅像上海那麼一個大都市並毀滅各租借地的外國貿易，但日本在華南的經濟企圖却與西方諸國的經濟利益絕不相容。日本想使日本，僑滿，及中國結成經濟集團，這觀念，現在已經不僅是軍隊的口號，而且又是日本商人的口號，同時又由政府明白的宣告了；如果要達到這目的，便必需廢除中國的「門戶開放政策」，同時還要由日本來指揮中國的經濟政策，而絕對不顧外國人的利益。在這些問題上，法國的觀點當然跟英國的觀點完全一樣。這兩個國家，不但駐東京大使的一切表示常有相同的目標，而兩國民衆的反響也往往完全沒有分別。

四 中日戰爭與安南

遠東衝突對印度支那會造成怎樣的結果呢？

數年以前，法國人是誰也沒有想到，印度支那的安全在最近的將來就會成問題。但今日，這問題卻不得不討論了。第一、我已經說過，印度支那的地位已發生更大的戰略上的重要性，主要的，就在於它供給了一條由大陸通華中的出路。現在，能通中國的路線是非常少。華北華中和華南的海港都在日本手裏。如從新疆交通，則需數星期的旅程。這樣，印度支那的交通，自然成爲非常重要的了。但印度支那的這個新的戰略重要性，卻也並非沒有危機。從這條路運軍火到中國去的問題，現在已經鄭重的在討論着。

要從印度支那和滇越鐵路運輸軍火，必得先有法國外交部及殖民部的照會。在一九三七年以前，得到允許而由滇越鐵路運輸的軍火，實爲數極少。去年十月，法政府決定，運軍火到中國雖不絕對禁止，但祇有在衝突發生以前定購的，才能通過印度支那與雲南邊境，在十月十二日以前定購的，才能通過法屬領海。

我們從海路保衛印度支那的力量並不怎樣強。法國在太平洋的艦隊是小而散漫，因爲它的艦數和噸數都受着華府會議的限制。法國既有這麼廣大的帝國，但在別國的壓力下竟會答應把自己的海軍限制得這樣小，那究竟是不是聰明的辦法，卻實在是一個問題。在印度支那沿岸，恐怕祇有少數潛水艇和少數魚雷。在中國海岸，則有兩隻無畏艦，少數魚雷艇及潛水艇，在揚子江有若干磯艦，這就是法國遠東艦隊的全部了。近來，恐怕有三隻巡洋艦從本國開出去在那一帶巡游。

印度支那是很容易被人從海上來攻擊的。在其東北，海南島直接統治着東京灣和印度支那北岸的人口。日本飛機及兵艦近來常常在那一帶地方巡游。

在印度支那的另一方面是暹羅，在那裏，日德的勢力是日漸增長，而英法的勢力則漸見消沉。舉例說，自從一九三三年以來，日本在那邊經濟勢力及輸出品是大大的增加。在最近兩年間，暹羅向日德

定軍火，向意國定船隻的數量也在增加。雖然去年十一月，暹羅跟法國訂立了新的通商條約及一般條約，但暹羅卻要求在這條約裏絕不能提及國際聯盟，這一點，也是頗堪注意的。我們雖不能證實東京和盤谷之間的政治勾結，但日本在這個小獨立國中的勢力卻無疑的在伸長，并且遲早要利用這種勢力來幫助它的侵略政策。

日本的這種政策會不會發展到竟來進攻印度支那或亞洲南部的其它歐洲殖民地呢？我個人覺得這是不至於的，至少在目前不至如此。日本在中國的戰事已經長期的拖延下去，會這樣長久，會這樣艱苦，也許是連日本自己都沒有料到，他們不能不保存一些力量來準備對俄戰事（據說，他們把最精的兵都保留着），不過，日本的陸軍素來實於不顧政府而自由行動，日本海軍又常常想跟陸軍爭功，這種情形會不會造成突變，實無人敢於逆料。所謂門羅主義及「亞洲歸於亞洲人」的口號正在日本熱快的發展。甚至末次海軍大將去年十一月時所發表談話之修正稿中，我們都可以看到這樣的話：「有色人種在白種人的壓迫下受了這麼許多痛苦，現在正應該解放」。

末次海軍大將的這種表示，顯然的指明了，像法日這樣的國家，其利益問題決不是一種地方問題而已。

五 法國對太平洋問題的政策

誰也不能否認遠東和歐洲之間的密切關係。甚至在大戰以前，亞洲的事件常能大大的影響西方的事件，舉例說，英俄兩國在一九〇七年對亞洲問題成立諒解，於是兩國才能在歐洲聯結。後來，因中日對滿洲事件的衝突，大戰後所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集體安全制度竟有了第一次重要的裂痕。

自德訂防共協定，最近意大利又加入，這樣一來，遠東和歐洲的關係實更爲密切了。這差不多把日

本搬到歐洲來。這同時又使歐洲諸國大規模的伸展到了亞洲去。有人說，法蘇協定是使亞洲戰事把危險性帶到歐洲來。其實這協定祇有在俄國受歐洲國家攻擊時才能發生效力，這一點，在條文本身也提到了好幾遍。如僅在亞洲發生衝突，這協定是不生效力的。

我們很難正確估計在防共協定背後究竟是怎麼個真相，德日意三國的聯結又究竟是否強固。最後加入的意國似乎有一種新來者的氣息，而德國，在政治上是與日本親和，在經濟利益方面又要與中國結納，似乎仍在遲疑不決中。防共協定使德日意三國有了軍事的，外交的，政治的聯合，可以直接或間接的來進攻與它們敵對諸國的利益。這些敵對國家也許不得不屈伏或分散了它們的力量。無疑，如果沒有地中海問題，英法兩國對於遠東利益被威脅一事，一定會給予更有力的答覆，遠東問題無論對法國如何重大，它到底不能置歐洲的糾紛及地中海的困難於不顧。

但無論困難是如何的大，法國總一定能够，並且我也一定願意在集體行動的範圍之內，跟別國一樣的有所努力。祇要關心中國之完整的西方諸國間獲得了諒解，那就可以阻止日本。呂西安羅米艾氏最近在一種法國報紙裏這樣寫道：「黃禍是自種人自己造成的」。即使沒有這種一般的合作，祇要美英法三國獲得諒解，也就可以造成有效的結果。但羅斯福在芝加哥發表演說以後，比京會議卻使法國民意大失所望。我以爲，法國一般人士大概沒有覺得：美國對遠東問題的注意是太大的減退了，美國人想在太平洋和大西洋都同樣的守中立，如果它在遠東問題上放棄了中立態度，它對歐洲方面的中立就要聯帶的保不住，但這是它所不願意的，所以它不能有所行動。美國對遠東事件消極，遠東的均勢就被攪亂，而日本則坐受其福。在十九世紀時，歐洲諸大國都紛紛對於英國在大陸上所執行的均勢政策表示不滿。但是，既不能實行集體安全，太平洋方面實是非常需要一種均勢政策。不過，我還得在這裏補說，無論美國在過去數月間取了怎樣的立場，但在將來，美國有所行動也並不是完全不可能。美國人民雖然嚴守着

中立，但在他們心裏卻是並不中立的。法國像英國一樣，都希望美國能有所行動。我以為我們不能把這希望太明白的表示出來，因為，雖然這樣或許會引起美國人士的熱情，不過從歐洲方面來的呼籲，卻往往會造成與所期望相反的結果。但是，英法政府却已經幾次的把這希望表示出來了。張伯倫和希丹會面後所發表的公報說：「關於遠東問題，兩國政府願與情勢相似的各國合作，以保障它們的權益，以履行與該方面有關之各種國際條約所規定的義務」。

這話，一方面是包含了對美國請求之意，同時也表明了英法在遠東事件上的合作態度。今日，英法政策的堅決已經不是一種希望，而是一個事實了，是遠東方面的一個確切的事實了。英法在太平洋的利害關係是共同的，正如它們在地中海及歐洲大陸的利害關係也是共同的一樣。法國與英國同樣的需要留意於它的遠東領土之安全。這兩個國家都一樣的注意中國領土之完整，一樣注意中國之「門戶開放」，一樣注意中國民族之繁榮。兩國對日本其實都無敵意。祇在去年春天，當時日本的外交大臣對中國和西方都還保持一種友意的態度，法國人民說在希望不但要跟英國，同時還要跟日本建立良好關係。但在那時以後，日本卻採取了暴力的手段。日本竟侵略中國了。除了保障在華利益，除了保障各殖民地的安全之外，還有其種力量使英法兩國更緊密的聯合起來，這力量就是對和平的熱愛，但這和平卻祇有惡際定的合作才能獲得的。

(國際編譯社通訊三十九及四十期)

蘇聯與中日戰爭

蘇聯與中日戰爭

天賦一強國特戰力，強國外交，目前我們武力既專注於抗敵，外交的巧妙運用，尤是爭取到抗戰勝利

的決定條件。抗戰建國綱領既已規定我們外交的路向，則我們只有儘量巧妙地運用國際均勢的尋求以遏止敵人的兇殘侵略而已，這就是敵人平日最恐怖的以夷制夷政策，現在所謂運用國際均勢的便是。李鴻章在中日戰後的巧妙運用，演出三國干涉邊遼的一幕，便是弱國外交的最大成功。今日我們外交界應該祇除一種卸責於武力的錯誤，尤其要祇除自以爲我們賢於李鴻章的錯誤。李鴻章戰敗尙可運用巧妙的外交，我們今日當然更有可能，成問題的，只在我們能否盡其最善最大的努力以招來國際有利於我的行動而已。

可能重演干涉邊遼的國家，目前有英美俄。英國目前尙忙於安定歐洲，而歐陸自德國併奧後，一時尙不脫膠着的狀態，而目前捷克的被威脅，尤爲一波剛平一波又起的不斷令人頭痛的事情。美國呢，孤立派還佔勢力，門羅迷夢邊邊。所以照目前國際形勢而論，可能發動國際干涉日本的，當以蘇俄爲較有希望。

二 蘇聯援華制日的必要

蘇聯二十年來的外交政策，十月革命後的世界革命政策，從土耳其與遠東的失敗後，使她不得不走和平外交政策，以求與資本國家間之妥協，藉以連續進行其五年計劃。但目前蘇俄外交政策，因着國際情勢的變化，將使其陣線外交，一日一日在醞釀着變化。如果不是世界革命政策的修正復活，便是另一體系的集體安全制會被提出來。姑無論蘇聯的外交怎樣變化，蘇聯本國利益的重視的現實與放棄過高的理論而遷就現實的外交原則是不變的，永遠保持的，我們從這一點，判斷蘇俄在中日戰爭中，大有重演國際干涉的可能，只要看我們的外交家能運用李鴻章的巧妙外交手腕與否，以及蘇俄方面能否認清中日戰爭對於蘇俄的威脅而已。

抗戰以前，一般人對於蘇俄，的確寄與以無限的熱烈的期待，而抗戰開始不久的愛那間，中蘇即簽定了互助協定，更引起國人感到抗戰前途的無限光明，以後又遇着數次蘇俄出兵外蒙出兵的消息，中國民衆對蘇俄的期待也高到了白熱點。然而，這個白熱點過了之後，一場熱狂的興奮反逐步冷卻起來。固然蘇俄也有他的隱衷，目前一時不能參預抗日的戰爭，在現在幾成一般的定論。但蘇俄究竟是一個與日本對立得最尖銳的國家。日本是蘇俄共同的敵人，因為這，蘇俄對於中國的援助的可能性，也確比別國強大，比美法及其他諸國更大。

爲什麼呢？

從地理的自然條件上說，中蘇兩國是接壤比境的緊鄰，國境的毗連從東海濱黑龍江省起，直經過外蒙古到達新疆而至帕米爾高原，中間雖間隔了山嶺沙漠，而終不能隔絕兩國人士精神上的互相交融。西伯利亞的地理位置，西伯利亞大鐵道的聯絡，使我國在遠東方面不能不樹立其保衛國土的雄厚實力，以維持其國家的安全，日本的侵華而成功，最後必將粉碎蘇維埃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若果日本的大陸政策一旦完成，則下一次的日蘇戰爭發生時候，日本可以出兵從外蒙直達貝加爾湖，把一條西伯利亞鐵道切或首尾不能相顧的兩段，陷海參威的蘇聯遠東軍力，於背腹受敵的狀況下，日本可以毫不費力地佔領了牠，而決定戰爭的勝利把握。不幸萬一而使侵略者踟躕滯志，蘇聯的社會主義共和國便感受極大的危險。歐洲國家也都有唇亡齒寒的痛苦了。所以中蘇兩國以地理的自然環境言，必須互相援助，共同對抗帝國主義的日本。從蘇俄說，今日援助中國，援助自己的隣人，免於盜賊的屠殺洗劫，間接是守護保衛自己的國家。從中國說，今日中國的實力未充，需要隣國蘇聯的幫助，以除去共同敵人侵略的威脅，比期望任何援手都要迫切。中國的挺身抗戰，不獨爲自己謀生存，也爲世界謀和平。中國早就知道這一點，俄國更必須明瞭這一點，所以兩國有互相幫助以打擊共同敵人的必要。

從人爲的條件上說，則中俄兩國通好最早，尼布楚條約以來，我們的友誼是超乎其他各國的。而且今日中國的國度，也和蘇聯具有一個共同的特徵，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中國是第一個以三民主義建國的國家，兩個國家都具有崇高偉大的理想，都是現代中各個以特殊的姿態出現的國度。也同遭世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嫉視，在現在，尤其是遭受日本帝國主義的嫉視。日本帝國主義視蘇聯埃制度是眼中之釘，視中國三民主義尤其是眼中之釘，所以日本先動手侵略中國。假使中國抗戰而敗，則日本帝國主義的兇鋒必將焚毀蘇俄現有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世界上的社會主義制度必將絕滅了種子根苗，中國抗戰而勝，則蘇俄的社會主義獲得一重堅厚的萬里長城，可以保障蘇聯新社會的成長實現，不致遭受敵人的襲擊。中國實現了三民主義可以保證促進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而有難兄難弟共榮共存之雅。中蘇共同爲命的情形是如此，而中國目前的境遇是如此，我們那能不重新向我們的鄰居朋友呼籲出援。雖然抗戰到現在，一般國民對蘇俄期待的熱烈，已從白熱的程度冷卻了下來，而我們尚是不當熱心，相信蘇聯當局終有起來行動的日期。只要我們認清國際間的盟友與仇敵，朋友雖有一時的冷熱，但應往共同敵人的方向重新被激發，將無疑的更進一步有緊密團結到一條堅固的戰線上的可能。

三、我們對蘇聯的期望

所以，目前英美諸國既不能爲我們抗戰實現切實有力的援助，或有援助而仍在徘徊遲疑中的現階段，我們不能不大聲疾呼促起我們鄰居友人的注意。蘇聯在這時候不應再猶豫了，當機立斷，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我們希望蘇聯不要錯過機會。同時，我們也希望國內人士，也不必爲了蘇聯出兵消息的消逝，從而太過失望，從而冷卻我們的期待於友人的熱誠。

記着，中蘇兩國都是曾受過日本繁負侵略的國家，中蘇戰爭和日俄戰爭的歷史恥辱，我們不能忘，

而晚近中蘇兩國既是抱負非凡的具有社會主義的偉大崇高的理想的國家，已有同甘共苦的命運，並且中蘇兩國的地理環境自然環境，天然的毗隣在一塊，空間上共負有保持遠東均勢的責任；即從歷史演進而論，中蘇的友好關係有將近三百年的歷史，彼此交誼素來隆重深切，俄羅斯營在中國軍事上也建立過不少的殊功，時間上也有共同合作以雪恥拒寇的責任；我們的關係是這樣深，責任是這樣重，條件是這樣多，今日中國已奮起對侵略者作殊死戰，在艱難困苦之中，望隣人朋友的仗義援助，實比任何事情都來得重要。所以，我們不必因援助的未到而冷却我們期待朋友的熱誠，同時，也須再向朋友們進一忠告，催促其由同情而踏入實際援助的階段。

所以我們希望蘇俄能有本身的覺悟：

第一、期望蘇聯能認清社會主義的基本精神，在濟助扶危，安良除暴，這是社會主義的起碼道德責任，蘇俄不能放棄這種社會主義的基本精神的道義責任。

第二、中蘇有轉車相依共存共榮之雅，即對於社會主義的見地不同，也有存亡與否不能不「披髮纓冠而往救之」之誼，正如鄰家遭遇火災，不能不出來救救，以免波及自己，單從本身利害而言，也不能默不則聲的。

(余維炳：奮鬥二卷一期)

第七章 英美協調與太平洋前途

一 美英協調的回顧

大戰後法國德麥忠(Demangeon)教授著「歐洲之衰弱」一書，論及戰後國際重心的轉移，有極精闢的

見解。他說：「現在美洲，影響歐洲，文化的途徑，已轉變方向」的確，歷經四年的大戰，國際情勢，完全改觀。歐洲的霸權漸衰，尤其是睥睨一切的不列顛帝國，經過這次風波，愈顯出龍鍾老態。而大西洋對岸的美利堅，在海權上商業上，却扶搖直上，大有後來居上之勢。大戰後，這兩個昂格羅麥克遜國家的一興一衰，是一個極有趣的對比。英國的沒落，正助成美國的興隆，論理，英美兩國，在世界霸權轉動中，他們既不能共執牛耳，似應發生武力的衝突，但是事實上，近一二十年來，英國每次與美交涉，總是委曲求全，自甘退讓，未經武力角逐，便將百餘年來所保持的海上霸權，分與大戰後的「暴虎」。

英國造就美國，在大戰前已是如此，譬如一九一〇年前後，日美為移民問題所引起的緊張情勢，還未完全消弭，太平洋戰爭是當時可能的假設。英國為避免受英日同盟條款的拘束，不願作助日攻美的戰爭，他一方面和美國磋商，成立普沙的仲裁條約，同時和東京方面協議，在翌年第三次的同盟上，增加了一個條款，規定同盟對於締結仲裁條約的友邦，不負作戰的義務。後來英美仲裁條約，未經美國國會批准，這個條款，似乎失却作用，而英國避免與美衝突的苦心，却值得注意。

一九一四年大戰爆發後，英國隨即參戰，美國最初還嚴守中立。也為保持中立國貿易自由的權利，會反對英國的封鎖政策。為了「海上自由問題，英美幾乎蹈十九世紀初年的覆轍，發生武力的衝突。幸而英國處置得當，沒有發生嚴重結果。不幸德國却未顧及此無限的施行濟艇政策。美國在一九一七年，便加入協約國方面作戰。嗣後美國的軍實和金融，不斷向歐洲輸送，在一年餘的共同軍事生活中，英美兩國，增加了不少新興情感，消失了許多過去的隔膜。在巴黎和會上，威爾遜和勞合喬治雖發生不少的爭執，然而他們對於老虎總理克里門梭的過分要求，總不失為共同的「約克力」。在梵爾賽和約上，他們更允許兩國共同保障法國的安全，及至美國國會拒絕批准，英國也借此卸責，這總算是英美兩國的一段露水姻緣。

大戰後美國雖及到本洲，英既退縮到本島，彼此分道揚鑣，一時似不易會面了。可是他們同是海洋國家，利益遍及世界，碰頭的機會正多。果然一九二一年的華盛頓會議，又是兩國會面。華盛頓集會的目的，誰都知道是美國應用外交手段，降低日本在大戰中在大陸的侵略。然另一方面，美國對英，也有兩個要求。一、是希望倫敦政府，根據大戰前後美國海軍增加的事實，承認他的海備平等。二、是希望英國取消或不續訂爲虎作倀的英日同盟。他將英國擺在二條大路上的十字街頭，迫逼他決定路線。那時英國相當爲難。走東京線路，足以激怒美盟，和自治邦。走華盛頓路線，不忍捨棄二十年的國友。當時英首相喬治的依違兩可的演詞，帝國會議中紛紛靡靡而無結果的討論，充足的表露英國左右爲難的姿態。直到華盛頓會議開幕的時候，英美立場，還未能融洽。無怪法國白里安抱了英美意見必難調和的主見，來到華盛頓，希望收一些漁翁之利。然而貝爾福(Balfour)已抱了退讓的定策，在會議中和美國休士(Hughes)推誠協議，排除困難，先後締結三種條約。海軍條約，英國對於主力艦和航空母艦，允許了美國平等。四國公約，維持太平洋領島的安全，而英日同盟却從此消滅。九國條約，又重整了大戰中被人踐踏的「門戶開放」政策。華盛頓會議，不能算是美國巨大的成功，而英國對美國的讓步，又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華盛頓會議中主力艦雖已規定，美國仍得寸進尺，引援平等原則，根據環境需求，大造巨型巡洋艦。英國痛定思痛，覺得主力艦的犧牲過大，便競造小型輔助艦來彌補過去的損失。從一九二二年起，所謂「巡洋艦的競爭」鬧得非常熱鬧。一九二七年柯立芝總統在日內瓦所召集的海軍會議失敗，形勢益趨緊張。加之英美兩國，又有商務上競爭，債務上糾紛後，兩個同文同種的國家，已瀕備戰的險境。幸而兩國勒馬懸崖各自讓步。一九二九年，英國工黨，重柄國政的麥唐納，轉取和美研戰的政策。在順利的情勢中，英首相便遠渡重洋，和美總統握手言歡，在私人酬酢間，討論海軍問題。英國允許美國在輔助艦上的平等，其他枝節問題，均不難迎刃而解。經過這次懇談晤商，數年來陰雲密佈的大西洋，放

出和平的曙光，英美海軍問題既有協商，至年倫敦會議，便承到渠成，四月份的條約，只不過將會商結果，加一次正式肯定。在倫敦會議後，英國海軍大臣，亞德根大說：「這是顯著的進步和巨大的成功。」
麥唐納更以文學詞令，歌頌倫敦會議的成績說：「這是由國際友善，而達於永久和平的途徑，所建樹的一個偉大界石」。政治家的巧飾言詞，如何能掩住帝國心中所蘊蓄的悲哀呢？

二 英美協諷的因素

說來奇怪，近百餘年來，英國爲了保持他海上霸權，不惜反對拿破崙。敵視威廉第一，甚至跳出「光榮孤立」的範圍，參加兩次險惡的戰爭。然而在未及十年中，未經戰爭和抵抗，便將巨大犧牲的代價——海王冠冕，分讓給美國了。在我們看來，這種未戰先退的畏法行爲，似乎有損帝國尊榮。然而英人却不感覺恥辱，並有兩次的渡突交涉者——貝爾福和麥唐納——換言之，就是轉讓帝國霸權的經紀人，返到祖國，宛如勝利者的凱旋，反受人熱烈的歡迎，這種現象，應如何解釋呢？

第一，是感情的原因。英美是同種的國家，歷史啓示同一的源流，語文表露公共的情緒。社交了解彼此的生活。英國看美國，畢竟抱着「血濃於水」的心理，與一般異國不同。精神上契賦，勝過物質上困難，所以英國對於他國，原抱着強傲的態度，然而對於美國，總得退讓的。在英國確有人如此說：「在必要時，總得屈服的。況且美國人和我們，並不能算是完全的外國人。共同的源流，共同的文字，共同的文化，並且這些是我們造成的，我們應當如此想。他們（美國人）即能建造和我們同等的軍備，然而不會潛伏着侵略的動機。我們對於拿破崙和威廉第一，情形不同。在將來英美兩國，還可以協作，維持世界和平。」——昂格羅撒克遜的和平如此，有何反對的理由，更有何恥辱呢？英美兩國人，在精神上的共鳴，確是事實。在許多時候，中西部的受三瓦黨洗禮的美國人，和卑爾富（Oberlin）的英國異教徒，思想見

解，很有類似的地方。可是他們對於法國人，或德國人，便完全異樣了。再則垂老的英帝國，似不易獨自負擔領導世界的巨任。他顯憑着「公允」精神，讓年富力強的人們來嘗試，何況要承受這個負擔的，又是本家子弟呢？第二，是事實上的需要。英國對於美國，不能不有所顧忌，大不列顛帝國原是一個龐雜而鬆懈的集團。在非洲與印度境內，因為人種複雜，英國利用「離開線纜」的老法，維持他的政權。可是自治邦的情勢，却不同了。他們是昂格羅薩克遜民族，散布海外的集團，享受着相當的自治權，兩國對於他們觀望莫及。在國際風雲緊急的時候，他們需要有力的庇護，在近十數年來，無怪自治邦的更心，已漸由衰弱的倫敦，轉回新興的華盛頓了。尤其是澳大利亞，低懸於太平洋的中流，追近日傾羣島，時時感覺滅逼，很希望得着美國的援助。還有加拿大與美國，邦交素睦，有悠長的共同疆界，但無防禦的設備。而英領哥倫比亞，復迫近美國海岸，況且這許多英國領土，和美國同樣的感覺所謂「華言侵略」的恐怖，又同樣的防範日入勢力的東漸。所以太平洋上一旦發生戰事，他們無不弱的和美同站在一條前線的。新下生 (Sindera) 曾說過：「加拿大人固然是加拿大人，同是很光榮的美洲人。一旦外敵侵入，他們勢必保衛北美洲的疆土，無論在並旗之下，或在星旗之下」。加拿大前任總督麥基爾 (McCallan) 又說：「他反對一切妨害英美友誼的協定」。為了願全自治邦的意見，英國才允許英日同盟。當時首相喬治會慨憤的說：「現在帝國各部分反來指揮璫琳街了」。的確，在近數年來，英國國際關係，很受自治邦的影響。不幸英美兩國，如果發生衝突，從加拿大到澳大利亞，這些散處於太平洋的自治邦，「事關事變」，還在未定之時，稍一不慎，很易引起帝國的內訌，或甚至於帝國的崩潰。為了維持帝國統一，英國對着，確有不得不敷衍的苦衷。美國的聲勢，日益膨脹，在門羅主義籠罩下的英國領土主權，早就不能全。不過美國如不作妄想，帝國現狀或不致破壞。法國名學者西波克佛里 (Seymour) 很幽默的將現階段的英帝國，比一個裂痕顯著的花瓶，旁邊標着「不堪再觸」的字樣，而保守維持的責任，總得就近重託「三姬

大叔 (Uncle Sam)]。

十餘年來的英美關係，每次交涉，總是美國爭求，英國退讓，結果美國總是如願以償。這難道是感情上的趨勢嗎？當然有一部分理由，事實上必要却占主要成分。英國對美的妥協，心中伏着苦酸，英國看來，這不過是不景氣中間的一時退却，他何嘗不想露待時機，挽回頹勢？如此則歷次英美調協，固表現兩國友善，惟未完全消失兩國嫉怨。

三 「九一八」事變後的英美關係

倫敦會議後一年，遠東方面，發生更大事變，華盛頓會議所造成均勢，被日本踐踏破了。英美兩國的聲勢和利益，無疑的同受妨害。他們是不是能延長倫敦會議時兩國協調精神，維持華盛頓體系呢？這是「九一八」事變後，舉世矚目的問題。當時美國曾破例的以非戰公約簽署人的資格，參加國聯政治性質的會議，以冀制止日本野心。英國一部分輿論，對於美國行動也表示同情，前外相格萊爵士 (E. Grey) 以及西舍爵士 (Cecil) 發了不少鼓吹和平，激勵國聯的言論。名記者斯鐵德 (W. Stead) 在泰晤士報上寫了許多倡導英美合作的文字。一九三三年三月，美國國務卿史汀生 (Stimson) 發出所謂「不承認主義」的照會，原期待着英國有力的反響。然而英國却不願和美一致行動，他僅訓令駐日英使以諮詢態度，向日政府要求若干原則的承認。日本既在口頭上允許維持「門戶開放」政策。英國即認為滿足，不作進一步的表示了。不久東北烽火蔓延到滬濱，日軍在滬暴行，激動美國輿論。即英國在上海及長江流域的商業利益也感覺到威脅。所以才接受美國建議，向中日兩國提出和平辦法。及至日本不允接受英國便不願再和美國討論切實制日的方法了。隨後史汀生的赴歐接着有參議員李特 (Reed) 的遊說，和台維斯 (N. Davis) 的迴旋。在一九三二年中國國社呼籲的要員，絡繹於大西洋上。他們的目的，無非是希望和歐洲列強，

尤其是英國的協商在遠東問題上，成立一致的政策，可惜總沒有具體結果。美國固不肯在歐洲問題上讓步，做歐美合作的代價。而英國也僅願隱藏在國聯背後，做一番虛飾的和平作用，却不願出頭露面，以國家立場援助美國，反對他在昔的盟友。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的天羽聲明，日本明白排斥列強在華權利。英美輿論，再度盪盪。而久趨沉寂的英美合作問題，又引起世人的注意。但是英美雖同樣的對日不滿，他們却個別對日抗議。他們既沒有聯合對日的行動，並且從未作共同應付日本的談話。及至二十日霞崗發表第二次聲明，表示維持門戶開放，不反對第三國利益，英國激烈的態度，也漸趨和緩，五日後，英外交部的訓令駐日英使，向東京政府通告英國立場，請日本遵守九國條約的規定，和一九二一年四國銀行對華投資辦法，西門外相更在下議院演講，承認日本第二次聲明滿意。並且曲解條文，允許日本在華有特殊權利，在將來經濟援助中國的時候，不拒絕日本參加。英國這種適可而止的態度，降低了華盛頓方面的熱望。美國因為孤掌難鳴，除發通告，以嚴正原有立場外，便無所動足了。

「九一八」以來，重實利善權變的英人，一方藉國聯組織，制止日本過分舉動。同時他總不願露出抗日的聲色。而日美衝突延長，正可增高他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兩國爭執中，他何嘗不希望趁機恢復他已失的聲勢呢？他固然不能貿然的與日復盟，怕因此激怒美國，并招自治邦的反對，然而他不敢毅然的美協作，恐怕開罪方興未艾的日本，使逼近虎口的澳洲等地，難以幸存，散處在長江一帶的商業利益，橫被蹂躪。英日廢盟後，英國所受的損失，使他對日政策，不能不有所顧忌。

自從一九三四年年底，日本宣言廢止海約，一九三五年海會，日又退出，九一八事件，是在事實上撕破了九國公約。華府海約廢止，華盛頓的體系，法律上的根據，也漸次動搖了。遠東危機，從東亞大陸，展延到太平洋上，九國條約所規定的「門戶開放」和「中國領土完整」等原則，固早已名存實亡。而四國公約所保障的太平洋領土安全的功效，又從此微弱了。華盛頓體系的破壞，首當其衝的，固然是中

國因而連帶受害的，便是英美，遠東危機中，英美兩國既不願放棄遠東的利益，又不願輕冒戰爭的危險，自然的趨勢，便是合作制日以外交方式，迫日作相當讓步，維持遠東的和平，保全他們的利益。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七日，英前相勞合喬治便說：「今欲求外交行動，獲有效力，則必須與美國完全諒解而後可。假如一日執政，當即採取緊急步驟，與美國一致行動，以謀世界和平。」喬治的聲浪，引起南非、斯末資將軍的響應，二月九日他在南非國際問題研究會上說：「英美兩國，在太平洋中，切實合作，以維持中國土地完整，與將來的和平，實爲關於今日國際事務所能取之最重要之步驟。」而國際間大勢頓停，在東京演講，也主張英美提攜。可惜美國自羅斯福總統執政後，一面增軍設防，一面積極「獨行」政策，他雖不願退出遠東，然而不願蹈胡佛時代的覆轍，反日不獲英助，結果日美陷於僵局。而一九三五年後英國也未放棄與日妥協的初衷，兩度派羅斯赴日調停邦交，雖未成功，想使英美合作更趨困難。自「八二三」以後，英美在華利益受損害，海艦受轟炸，更有合作的必要，九國公約會議爲兩國合作的徵象，然迄無具體成果。

四、英美協調的障礙

我們會說過，英美兩國，因爲種族的淵源，易起感情上的共鳴。固然是事實。然正以此原因，兩國中間，也產生許多嫉惡和仇恨。歷史悠久的帝國，看看往昔的殖民地，慈則時勢造英雄，現在已達到世界強國的地位，然恐不宥有幾分憂慮的態度。倫敦的英國貴族，對萬美人，嘲笑他的多土音，或譏議他的舉止，任孫國富民強，他們看美人還以爲是一種「不純粹的民族」。當美國和英國競爭海權的時候，英人用諷刺的口吻：「即使美國能建設強大的海軍，他們是否會運用呢？海洋生活，非有長期訓練是不能速成的」。英人眼光中的美國，如大戰前的德國一樣，同是大陸國家，對於世界生活，是缺乏經驗的。

講到操縱海外貿易，和應用國際政治，只是英國的拿手好戲。反之在美國小學教科中講到十三州獨立前的情況，多肆意描寫英國殖民官吏的腐敗和殘暴。在每年獨立節中，又回溯一次沉痛的歷史，種種過去的回憶，使美人對於英國易發生不良的印象，尤其是一八一四年美國首都，被英軍焚燬，在種北戰事

中，英人對南軍同情，更使美國對英人抱齷齪若干怨恨，所以每次英國在外交上或內政上有予困難，至少有一部分人幸災樂禍的希望飛縱「扭着獅尾 (Twist Lion's Tail)」。

昂格羅薩克遜民族，在美國雖佔主要成分，但是愛爾蘭人的勢力，亦還不弱。他們有健全的組織，不操縱着較大的都市。天主教會差不多由他們包辦，每當愛爾蘭反抗英治的時候，這些移居美國的愛爾蘭人，難免不添添聲援，因此很容易使他們新舊祖國發生誤會的。

賽幾其夫橫阻在兩國合作線上，便是戰債問題。美國自一九一七年，參加協約國方面，派撥遣軍隊，將協約國戰外，更以巨數金錢，援助協約國。而英國向美貸的為數過多。到了戰後，美國拒絕和約，退回英國，不問國際政治，歐洲諸國，皆覺不滿。及至美國不願情面，催索這批戰債的血錢，他們更覺得是遲德士極本公允的事件，隨後歐洲入去，尤其是法人，作了不少感情上的呼籲。可是美國總守舊法律，立要，當作是商業借貸，不肯寬濫，或是無條件的減少，英國是個守法則好體面的國家，當然說不出抵賴的言詞，他卻根據經濟實義和理論，認為取消德債，是增加人民購買力和恢復繁榮的必要條件，他們以實際利害，勸說美國讓步，凱斯 (Keynes) 的論文，與兩說帖，都具有如此作用的。後來在貝爾福米來協定 (Balfour-Mellon) 中，雖決定英美債款的數目和償還的方式，在美國以為這是最後定案，不能復議了。在英國却還希望重開談判，由減輕漸漸取消的目的，以後英國既未能按期付款，美國又不願自動退讓。一九三二年中，數次協商，未有結果，最後英國竟老羞臉皮停付了。「普洛克大叔 (Uncle Shylock)」對着「無禮的亞必倫 (Parfid Alian)」又無可奈何。

英美兩國間，較嚴重的問題，還是市場和原料的角逐。大戰後世界經濟的中心，漸由倫敦而移至紐約，在市場的轉移中，英國是要力圖掙扎的，他們的產品，需要同樣的市場，從印度中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直到拉丁美洲，都是兩國商戰的場所。美國的製造技術，日益精良，推銷方法，亦較新穎，所以處處走上風，遠非墨守成規，本巨價高的英貨，所能希望的。福特汽車，美孚的煤油，百樂門的影片，以及打字機無線電等等，可算是風行全球，無孔不入，歐洲市面，也有巨大的銷數，即是英國殖民地，和英國本島上，也被美貨侵入了，這種現象，足使英人驚懼的。

單拿石油說：美孚與英國的「英波」及英荷兩公司貿易，爭執甚為激烈，因為美國開採的石油量，占全世界百分之七十，結果英公司也不得不代銷他的石油了。關於兩國原料的爭奪，也很顯著，為了石油樹膠棉花鋼鐵等專利權，英美兩國時時在明爭暗鬥，再說到投資方面，他們有同樣的衝突，在拉丁美洲，尤為尖銳化。英國投資數在大戰前，推為第一，但是從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八年，垣街對南美的投資數激增二十倍。因為了美資猛烈的進攻，英國很難保持原有的地位。在這些政治不安定的共和國，政權的轉移，是往往跟着英美勢力的消長。不過美國因地勢鄰近，所謂「近水樓台」，在「門羅主義」掩護下，愈元流行，自較便利。英國對之自然抱着無限驚懼和嫉怨。

在經濟的國家主義流中，英美一方要將過剩貨，推銷到國外，因此形成尖銳的市場爭奪。一方却在本國領域內，組織經濟集團，高築關稅壁壘，防止外貨輸入，因此又形成所謂「關稅戰爭」。胡佛任內美國公佈的稅率，無疑的使英國的皮革毛棉等物受重大影響。一九三二年的「渥太瓦（Ottawa）」會議採用「帝國優惠稅則」，將英國的各部編成一個關稅系統。一九三三年世界經濟會議的召集，原以消弭國際矛盾，調整經濟關係為目的，而先決問題，便是鞏固幣價，自金鎊低落不久，金元貶價，大家想降低幣值，激勵貿易，做商戰的利器。自世界經濟會議失敗後，美元與金鎊常處於波動不定的狀態，貨幣競爭

至今未完全停止。

最後兩國合作的暗礁，常被他人忽視的，便是英美的傳統政策。美國到現在，還守着百餘年前的「孤立主義」，其實時代的需要，早將美國利益，帶到天涯地角，國際舞台，不少美國的足跡，然而他總是避免「糾葛的同盟」，拒絕一切切實保障和平的辦法，在現狀下要美國和英國成立形成同盟，或參加保障和平的公約，時機恐還未成熟。再則英國在遠東守着所謂「均衡政策，友敵隨情勢轉移。要他冒險的和美同盟，也恐不能輕易做到。況且英國固然是海洋國，同時和歐洲有唇齒相依的關係，他爲了保障本國的安全，不能忘情歐洲的政治，他是國聯的主角，他是羅加諾條約的保證人，最近英法協定成立，更表示英國將進一步參與大陸政治了。一九二九年麥唐納在美便說：「英國是歐洲國，遇事必要和歐洲鄰國商榷。美國苟與英切實合作，直接間接必須涉及歐洲政治。然而這是美國極要避免的」。

五 美英協調的前途

凡此種種困難，雖非不能克服，然克服需要時日。歷史上啓示兩國有合作的前例，目前的環境，表示兩國有合作的必需。可惜「九一八」以後兩國未能密切協作，坐視強暴跳梁，日甚忌憚，太平洋前途，日呈慘淡。這是對於國際和平，人正義以及兩國利益，都有極大的損失。現在暴日侵略，有增無已，太平洋風雲日益緊急，英美合作，刻不容緩。而最近英美，凡有合作的趨勢。一，兩國商約原則的成立，謀消弭兩國商務的競爭。二，英美共同對日密造巨艦的抗議，最近英美法成立海軍議定書，決將巨艦噸數至四萬五千噸，都是對日的表示。三，兩國海軍協作的準備，新加坡軍港落成，美艦參加典禮，一旦太平洋有事，兩國海港未嘗不能互用。所以兩國間的困難雖多，終將因事實需要，作親切的合作。此種合作，雖非普遍的同盟，至少可成爲局部的協作。軍事上的平行發展；外交上共同努力。如果這樣

的合作能實現，太平洋的均勢，不能恢復，華盛頓體系，或能全部的或局部的保全。太平洋戰爭，得暫時避免，這固與我有利，不過我們已在民族存亡與興的大時代，我們不願重回到努力均衡下，再度偷安的生活。因此，我們決不作任何思想和奢望。惟有以自力求生存，以警惕態度，應付國際情勢。

(陳鍾浩：政論一卷二十一期)

第八章 遠東問題之趨勢

一 前言

近年來，國際關係有兩大趨勢，同一世界和平的威脅：一是近東問題，一是遠東問題。前者以解決「近東病夫」為主要的對象，大戰以後，「近東病夫」經過火與血的洗鍊，變成青年的土耳其，內有國民黨領導革命，外籌法蘇實力援助，達到流戰建國的榮耀成功，於是近東問題得告解決。剩下遠東問題，經過華盛頓會議九國公約加以「苟安」時的應付，雖曾建立東亞的均勢，可是却正式安排中國處於公共殖民地的地位；遠東問題，仍得不差根本的解決。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的世界經濟恐慌，跟着有很長的不景氣時期，使列強應付國內危機無力干涉東亞的事變；日本得乘機發動，「九一八」的砲聲遂打破了遠東的均勢。七年來，由瀋陽以至蘆溝橋，由蘆溝橋以至長江流域，這是日本大陸政策的逐步推進，亦即是列強在東亞勢力的逐步清算。因此，遠東問題的嚴重化，不斷地引起國際的不安。

遠東問題的解決，就歐美列強的立場來看，只着限於如何達到在華權益的保障，以致東亞均勢的重建。就我們的立場來看，這是中國的復興問題，最簡單的看法，這是現階段的中日戰爭如何結束的問題。至

既非自然，中國已決心從事於長期抗戰，此刻還談不到戰事的結束。不過，世界上無不了結的戰爭，歷

史上最長期的莫如英法的「百年戰爭」，仍有一個收場；那末，中日戰爭必有結束之一日，這是毫無疑義的。成爲問題的是這場戰爭將如何結束？遠東問題如何解決？

一 遠東問題解決之途徑

解決遠東問題雖以中日爲主角，然遠東不過是國際社會的一面，中日戰爭最後的勝負，不僅是兩國國力決賽，而且是列強積極或消極參加的總結果。故遠東問題的解決不能脫離國際力量的支配。不過，國際關係，錯綜複雜，吾人只能就觀察所及，根據事實去推索動向。目前國際力量的演變，就其能够影響於遠東問題的解決者而言，可以假定爲下列的四條途徑：

第一條途徑是國際力量對於遠東問題永不干涉，最後終讓中日兩國單獨去解決。要承認將來有採取不干涉途徑的可能，還須假設：歐洲大戰在較近期間就要爆發，英法蘇爲着援助捷克和德意火併起來；日本脫離「德意軸心」，嚴守中立，繼續用全力對付中國。在這個假設之下，遠東問題的解決將等於日本獨霸東亞，不過，這樣的結果是絕對不會有的，因爲有三項理由使這個假設站不住：

(一) 歐洲目前局勢的緊張，其動因由於德國從八月十五日起，舉行三個月的大操，參加的軍人一百四十萬；同時，政府不需下令動員，可有二百五十萬壯丁等候調遣。此外，更有五十萬服工役的青年，正在西北的邊境建築防禦工事，這樣的情勢使人猜度德國將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侵入捷克，由此即可以爆發歐洲大戰。不過，德國的秋操，與其說是有準備侵略，不如說是對捷克威嚇，這樣使蘇台德日耳曼人的要求可以大部分得到政府接納。捷克不像奧國那樣失策，聽從英國政府的說話，放棄自衛行動，等候國際談判來解決，而終於被德出其不意的併吞了。捷克是不管英法蘇的態度如何，自己決以武力抵抗的。戰爭一起，德國可以空軍襲擊取勝，但受害最烈的並不是捷克人，而是蘇台德日耳曼人。因爲前

者多散居鄉村，而後者多集中於邊境的大城市，因此，蘇台德黨人當然反對德國的武力行動，並且戰後一片焦土的捷克，就算落在德國手裏亦就得不償失。其實，希特拉可運用經濟的手段，壓迫捷克，使他就範，因為捷克的對外貿易大部分須通過德境，要是德國採取封鎖政策，則捷克境內工業馬上會發生恐慌，舉一個例，斷絕了瑞典的「合金」過境入捷，則捷克的軍火工業便要受到打擊。並且，法國的右派政黨大都主張放棄援助捷克以避免戰爭，要是法國內閣輪到右派人物上台，則希特拉解決捷克問題，便可不致惹起大戰。因為法國不出兵，則蘇聯，英國都不會發動的，故德國沒有立即攻捷以惹起歐洲大戰的必要。

(一) 要是希特拉聽從戈林，郭貝爾等主戰派的說話，立即用武力解決捷克，以免英法擴軍計劃完成以後更沒有勝利的把握，這是可能的，不過未必便演成歐洲大戰；因為德軍如能突然襲取蘇台德區域，不再前進，立即運用外交手段，向英法蘇保證捷克的獨立與安全，那末，既已造成的事實未必不取得張伯倫的默認。目前英國武裝調停，為的是威嚇德國，要是戰爭可以避免，英國自無出兵替捷克收復失地之必要。英國既不出兵，法蘇未必敢以武力援助捷克，故歐洲大戰仍可避免。

(二) 假設德軍不能於短時間襲取蘇台德區域，或捷克雖失去此地，然因其地為工業中心，立國的命脈所在，竟總動員一百五十萬大軍與德人相週旋，甚至由布勒地斯拉伐（Czechoslovakia）反攻，進窺維也納，以所得償其所失，這麼一來，戰事延長，英，法，蘇，自然都有捲入漩渦的可能。不過，歐洲加入戰爭這樣的展開，對於德國是絕對不利。「小協約」，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必跟着起來助捷，而羅國加入戰國，便於蘇聯出兵，尤足以決定全局。意大利從事於阿比西尼亞和西班牙的戰爭，元氣大傷，且為濟自身利害計，亦不願德國變得更強大，恐怕一朝翻臉，把奧國的失地提羅斯州和二十五萬的日耳曼人全部都要奪去的，故不致於助德作戰。波蘭境內有一百二十五萬日耳曼人，自不願助長希特拉的野心，把災

遠東問題之趨勢

，禍蓋到自己的身上來。匈牙利雖與德修好，然其實依在於意大利，最近極力壓迫境內的國社黨，其防德之心顯而易見，故德國如發動大戰，勢必陷於孤立，加以國內經濟財政都將到「山窮水盡」的境地，必不能支持長期的戰爭，即加入意大利，仍敵不過英、法、蘇、捷、羅、南等國的聯軍。

根據以上的推論，歐洲大戰最近不會發生，即使發生，目前日本雖佔便宜，但將來亦絕不能有利。因為德意最後必敗，英法蘇乘戰勝之餘威，可以有所作為，必不肯放過德意的盟友，讓他在遠東橫行無忌。故日本獨霸東亞的野心終成泡影，亦即是遠東問題的解決，絕不會採取第一條途徑。

第二條途徑是國際力量對遠東問題的解決，雖出來干涉，可是方式是妥協的，犧牲弱者一部分的利益以謀列強一時的苟安的。要承認將來有採取這條途徑的可能，首須尋出列強有對日妥協的動向：

就英國來說，似乎對日妥協有極大的可能，張伯倫的現實主義，即是對德意妥協的別名，爲着和德國妥協，可以犧牲奧國；爲着和意大利妥協，可以犧牲西班牙的共和政府，「英國會要求法國從六月十三日起封鎖西班牙的邊境」。遠東方面，關於中國的海關管理問題，英國對日亦已經讓讓，爲着保全他在華權益，英國對日會不會從零碎的讓步而達到全體的妥協呢？

據我看來，零碎的讓步雖或可以，然全體的妥協則勢所難能，在歐洲局勢緊張的現時期，英國大部的艦隊須分佈北海和地中海對德意作威脅性的警備，故對付遠東自不免有「鞭長莫及」之勢。中國先哲有說：「小不忍則亂大謀」，英國對日零碎讓步即所謂「小忍」，那末，什麼是英國的大謀呢？這是遠東均勢的重建，那必須等候時機成熟和旁的國家合作，才能實現，此刻既談不到，故只好以「小忍」敷衍於一時。蔣百里先生會謂：「英國外交蓋觀遠勢」，這是中肯之言。惟其善觀遠勢，故星加坡，香港皆已築有堅固的海空軍根據地，預早安排其對日不妥協的憑藉。

說到張伯倫的現實主義，最近數月已顯然發生變化，英意協定實施無期，那簡直等於仍走艾登外交

的路線。西班牙境內外籍志願兵撤退計劃不能實行，意國反大增兵以助佛郎哥，法國邊境封鎖亦已鬆弛，這是英國對意妥協政策的癱潰。五月二十一日捷克危機「千鈞一髮」之際，英國對德以堅決態度表示助法，七月十九日英王偕后正式訪法，更加強英法同盟的團結。最近捷克問題又復緊張，英國對德警告之後，更實行海陸空軍部分的動員，可見從前「低眉苦臉」的現實主義，現在已漸變為「怒目金剛」的棒喝外交了。

英國在歐洲的外交政策既已趨於強化，並且，在事實上，強化政策確已收到鎮壓的功效，那末在遠東對日的態度自不會反變為軟化以貶損聲威。日本自宇垣主持外交，曾表示對英修好，以「尊重英國在華權益」為諷以取媚於張伯倫，希望英國能夠讓日本在亞洲「維持和平」，或甚至放款投資助日本開發中國富源，而共享利益，這是很動聽的誘惑；另一方面，少壯派軍人和法西斯黨徒則公然作反英的宣傳，例如最近中野正剛氏竟發表言論：主張奪取英國的遠東屬地。不過無論誘惑與恫嚇，當不能搖動英國的遠東政策，八月二十七日倫敦泰晤士報社論有說：「英國將不犧牲中國而與日本作私自自利的妥協，以換取其友誼」，這可以代表張伯倫強化外交後對遠東所採取的新態度。

法國的遠東政策大體上是和英國同一步驟的，最近關於西沙羣島事件，態度強硬，亦使日本不得不低頭退讓。英法對日既不妥協，美蘇等國自更少妥協的可能，故國際力量對日妥協的途徑是打不開的。

第三條途徑是國際力量對於遠東問題的解決，採取武力干涉的方式，在目前歐局緊張的時候，英法當然不能用兵於遠東，也許將來戰勝德意以後，有此可能，不過此刻論斷，還嫌過早，美國沒有國際糾紛的纏絆，人力物力財力均極雄厚，大可以武力制止遠東的戰爭，然而，華盛頓當局老是高唱「非戰」的濫調而並無具體的行動，這是什麼緣故？據我看來，一、美國參加歐戰，白白犧牲，戰債迄今已沒有清償的希望，這是使美國人民不願再捲入任何國際戰爭的漩渦的。二、美國在中國投資，據國務卿赫爾

遼東問題之趨勢

的估計，不過一億三千二百萬美國，經濟上因中日戰爭而受的實際損失爲數無多。三、美國的海軍力雖對日本約爲十與七之比，然由舊金山到橫濱須渡四千五百里的重洋，給養及戰略發生問題，在遼沒有和別的國家切實合作以前，是不敢單獨冒險的。

美國既不能出兵干涉遼東的戰爭，蘇聯則何如，最近張鼓峯事件不過打了十三天就「偃旗息鼓」了，這不是已經答覆了這個問題嗎？不錯，表面上可以那樣看，可是實質上並沒有這麼簡單。張鼓峯事件所以草草了結，是有其臨時的原因的，在七月下旬，法國已宣傳：德國在八月十五日以前軍事上準備已經完成將有事於捷克。八月二日雖有倫錫曼爵士（Lord Runciman）赴捷調停之行，然德國境內忙於「秋季大操」的準備，和軍事動員沒有什麼差別，當然引起鄰邦的不安，蘇聯爲着和法國一致行動向德國示威，自有在東方停戰的必要。當時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還沒有表示態度，英國雖曾表示助法，然是否堅持到底，頗有問題，故蘇聯對於維持歐洲和平有舉足輕重之勢，先助英法解決捷克問題然後應付遼東，還不過遲，且秋收農忙，不如冬初再來發動，使日人的艦隊不能在冰凍的海港助戰，那麼較有利的。故張鼓峯停戰是暫時的，只要中歐局勢鬆弛下去，冬天一來，日俄戰爭當有復發的可能。

目前日俄衝突消沉下去，好像河水的伏流，忽然隱在地層下面不給大家看見，必須再看這些，才知道前面還有波瀾壯闊的大河，日蘇戰爭之不可避免，正如衝突的源泉在滾滾而流，在這裏我不是指日蘇兩國主義上的矛盾，以至許多懸案糾紛的爭點，更不是說蘇聯根據列寧「扶助弱小民族」的遺教，採取「從井救人」的行動。要是蘇聯出兵遼東，那當然不是爲着「救人」而是爲着「自救」。史太林並不是「慈善家」，你看他的名號在俄文就是「鋼鐵」的意義，那裏有柔軟心腸去救人呢？據我看來，他是一個極端的愛國主義者，所以爲着他自己國家切身利害的緣故，而遲早有出兵遼東的必要。一個以「征服世界」爲使命的軍閥國家，打败了中國，必跟着向西北進搗蘇聯的腹心，那是誰都看得到的。如果蘇聯不乘日

於此亞洲立足未定之際而給他當頭一棒，則日人便佔上風，俄人遲一步來搶架，便要措手不及了。史太林不是「越老越糊塗」，決不致於偷安一時「養癰貽患」的。何況蘇聯兩三年來，清黨肅軍，鬧得人人自危，如果不趕快把槍頭移於對外，則說不定要殺到史太林自己的頭上來，故爲着穩定內部的政局起見，亦肯以武力干涉遠東事件的必要。

蘇聯雖有出兵的可能，然不是說遠東問題只由他獨力去解決，蘇聯對日作戰，最大限度只能把日軍驅出高麗和我國東北境外，援助高麗的獨立黨人和我國東北義勇軍光復故土，好和外蒙聯同成立緩衝地帶，以鞏固蘇聯的邊境。達到這一步，也許就此停兵不動了。像這樣的武力干涉自然够不上解決遠東問題。不過就其挫折東洋軍閥以促其崩潰而言，那是具有安定的效力的。

第四條途徑是國際力量對於遠東問題的解決，採取政治經濟的方式。政治的運用，是由美國出頭，聯合英法，以外交的壓力強迫日本退兵，這一個假設，在目前國際趨勢之下，很有實現的可能。雖海軍擴充計劃尚未完成，美國不敢有武力的行動，然能够拉攏英法，則外交上的陣綫已够壓倒東洋軍閥的氣焰。不過，這着必須歐洲的局勢已經明朗化，英法無後顧之憂，同時，蘇聯在邊境恰好發動對日戰爭，這樣雙管齊下，才能使東洋軍閥喪失國志，俯首就範。

英美法的外交壓力，如果達不到預期的成效，那末，進一步還有經濟制裁的辦法。這一種手段因爲試用於意大利而失敗，於是許多人認爲無採用的價值。其實，日意兩國的情形絕不相同，意大利有德國作靠山，且亞比西尼亞的戰爭不過九個月便結束了，故經濟制裁的實效無從表現出來。日本孤立在大平洋的島上，他的進出口貿易有三分之二都以英美爲對象，只要英美自己實行禁止對日貿易，並用海軍封鎖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幾條航線，使日本和其他國家斷絕經濟關係。那末，已經瀕於破產的東洋經濟不難立即崩潰，而亞洲大陸的日軍自必無法作戰，迫得放下屠刀。

最近美國外交協會發表一種冊子，大意說：美國可用經濟制裁的方法遏止日本對華戰事，日本所需要的機器機件，汽車燃料，機器油等，如欲在美國以外的國家購買，勢不可能。過去日本所需要的軍需品，其百分之七十九點三是購自英美荷三國。故經濟封鎖為壓迫日本停戰最有效的途徑。——這是美國人士自動宣傳的主張，不遲不早在這個時候發表出來，很值得注意。今年五月七日紐約「民族週刊」發表關於外交政策的意見測驗的結果，計收到九、二六三答案，主張對侵略國採取經濟制裁的行動的達六、四一三票，佔百分之六九點二，此外，關於抵制侵略國貨物的問題，贊成的票數是七、〇二三，佔百分之八九點八，反對者僅一、八三一，佔百分之二點二而已，在這裏，可見美國人士對於侵略國以經濟制裁的主張，早已多數表示贊成。

自然，實施經濟制裁，很容易進一步惹起戰爭，這就是美國所以遲延觀望迄今遠沒有採取的緣故。不過，最近英美海軍合作已逐漸具體化，例如星加坡軍港落成典禮，特請美艦前去參加，太平洋上有兩小島已議定作為兩國海軍公用之地。這都是兩國海軍在太平洋上合作的準備。至於美國加速度趕築軍港，擴充空軍，并建築阿拉斯加半島空軍根據地，這不消說更是以武力威嚇日本的表示，在實力懸殊之下，日本將只有屈服，談不到戰爭。

總而言之，在國際現勢之下，解決遠東問題只有採取上述的第三第四兩條途徑，不是我們的希望如此，而是國際的動向有此可能與必要，這兩條途徑雖出發點不同，然其實是殊途同歸的，故可以互相補充。具體說，蘇聯出兵於遠東，要是預先取得華盛頓的支點，則可以立於不敗之地，美國對日採取的和平行動，要是拿蘇聯遠東的紅軍作支點，則將加強其壓力。并只有如此合作，才能够幫助遠東問題的解決。

三 我國應如何應付遠東問題

國際大勢所趨，雖有走上那兩條途徑的可能，然而我們不要忘記了中國是解決遠東問題的主角，我們必須努力前進，才能達到使「可能」變成「事實」，在軍事方面，我們應繼續抗戰，準備像晉代「肥水之戰」那樣的反攻。在外交方面，最近期間，對美對俄的外交陣容，應該積極調整，由靜而動，以適應國際的新形勢。

最後，我們應該認清所謂解決遠東問題，並不是恢復列強在遠東互相牽掣的局面，而是建立以中國為重心的新均勢。什麼「門戶開放」，「利益均沾」，這些都是我們的枷鎖，全都要打破的，我們所期待的是中國經過火與血的洗鍊，擺脫過去一切的束縛，能夠自由由地提高並發展中華民族的生存，成爲遠東和平的安定力，正像土耳其復興解決了近東問題，中國必須復興，才能夠澈底解決遠東問題。

（龍大均：原題爲「遠東問題解決之途徑」，政論一卷二十四期）

討論大綱

- 1 太平洋問題之概況
- 2 何謂太平洋問題？
- 3 太平洋問題的癥結何在？
- 4 略述太平洋之地理形勢。
- 5 日本在太平洋之地位如何？
- 6 中日戰爭中太平洋之局勢。
- 7 現在太平洋上主要國家有幾？
- 8 略述現在太平洋之緊張形勢？
- 9 美國與太平洋之關係。
- 10 美國孤立派之遠東政策怎樣？
- 11 美國若單獨對日實施軍事或經濟制裁，其效力如何？
- 12 美國近年在太平洋之軍事設施怎樣？
- 13 現在美國有與列強合作之趨勢以維護其太平洋之利益否？
- 14 英國與太平洋之關係。
- 15 略述英國在太平洋之危機？
- 16 英國在華之商務利益是什麼？

中日戰爭與太平洋問題

五

3. 英國遠東政治勢力之基礎是什麼？
 4. 英國對於太平洋問題應該採取何種方案？
- 法蘇與太平洋之關係

1. 法國在太平洋上有何權益？
 2. 現在中法之關係怎樣？
 3. 略述法國在太平洋之危機？
 4. 法國對於太平洋問題之政策如何？
- 蘇聯與中日戰爭之關係

六

1. 現在中蘇之關係怎樣？
 2. 現在日蘇之關係怎樣？
 3. 蘇聯對於中日戰爭應該採取何種政策？
- 英美協約與太平洋之關係

七

1. 略述歐戰前後之英美關係。
 2. 略述「九一八」事變後的英美關係。
 3. 英美合作的因素是什麼？暗礁何在？
 4. 現在英美有無合作之趨勢？英美合作對於太平洋的影響怎樣？
- 遠東問題的趨勢

1. 在國際現勢下，列強對於遠東問題的解決，採取何種方式較為可能？
2. 我國應如何應付遠東問題？

327
75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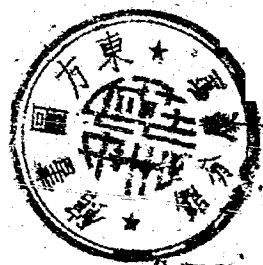
D2597

著者: 陳鍾浩等執筆

書名: 中日戰爭物太平年問題

還書日期	借書人

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



分類號數.....327
 7583
 登錄號數.....D.2597

主編: 鍾浩
 副編: 鍾浩
 編者: 鍾浩
 出版: 1945年
 地點: 重慶

本館新到
 圖書目錄
 歡迎參觀

本館新到
 圖書目錄
 歡迎參觀

本館新到
 圖書目錄
 歡迎參觀

戰時綜合叢書

獨立出版社印行
重慶中一路二八〇號

<p>第一輯(已出版) (六七八九版)</p>	<p>領袖抗戰言論集 黨國先遣抗戰言論集 抗戰文獻 建黨與建國 民族至上論 統一與抗戰 到民主政治之路 建國在作戰的時候 徐州會戰以前 論游擊戰 抗戰與經濟 抗戰與生產 我們的外蒙古 中日戰爭與世界輿論 彷徨沒落中之日本 戰時教育論 青年往何處去 民衆動員問題 抗日先烈記 日寇燃彈錄</p>
<p>第二輯(已出版) (再三四五版)</p>	<p>林主席抗戰言論集 中國國民黨的新階段 領袖·政府·主義 建國之路 戰時地方行政工作 抗戰法令 運動戰與陣地戰 抗戰與財政金融 抗戰與農產 抗戰與消費統制 抗戰中各國外交動向 中國·日本·蘇俄 歐洲局勢與中日戰爭 所謂國際二大陣線 抗戰中青年怎樣自修 抗戰與宣傳 傷兵問題與難民問題 難民兒童的救濟與救養 前期抗戰殘寇錄 日本在泥潭中</p>
<p>第三輯(即出版)</p>	<p>領袖抗戰言論續集 三民主義青年團 國民參政會 地方自治與保甲制度 抗戰與婦女 抗戰與華僑 抗戰中社會問題 戰時工業問題 戰時糧食問題 抗戰與兵役 軍隊政治工作 中日戰爭與太平洋問題 中日戰爭中的日本政治 國際正義之聲 戰時文化論 關於黨派問題 抗戰與藝術 中原會戰之前後 戰地零葉 抗戰文藝選</p>
<p>第四輯(在印製中)</p>	<p>領袖抗戰言論三集 抗戰必勝論 統一與團結 所謂「邊區」 抗戰與外務行政 抗戰與司法 所謂「東亞新秩序」 慕尼黑會議與歐洲局勢 日本暴行與國際法 國際援華運動 外匯統制問題 戰時對外貿易 戰時物價統制 西南經濟建設論 西北經濟建設論 抗戰法令彙編 戰時言論出版自由 勤勞論</p>

本書領到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圖字第一三四號審查證
版權所有 民國二十八年二月再版

編輯及印行者
總經售

30
66.06
7

5-12
\$0.20